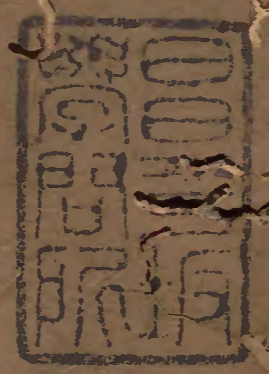


梁書
傳世六十八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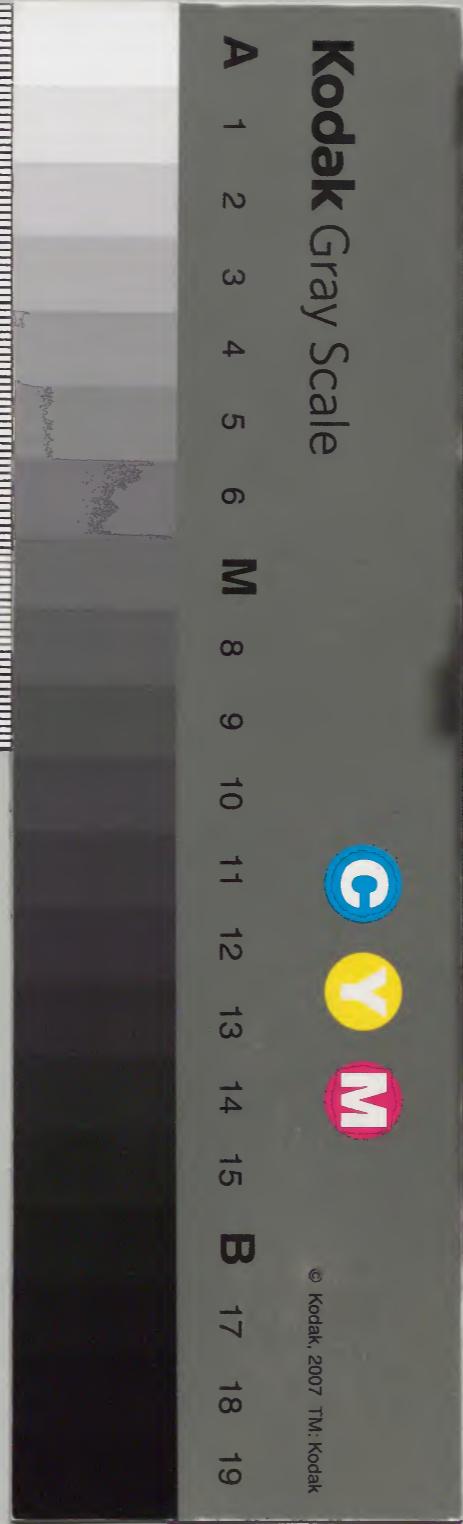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六	三	八	五
册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漢	書	類	號
五	三	八	九
函	册	架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38	
冊數	6 (5)		
函號	320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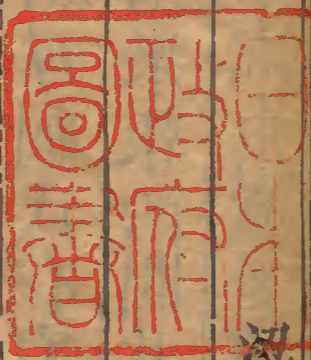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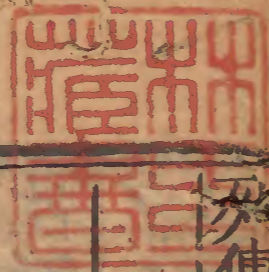
五



列傳第三十六

臧盾 弟厥

傳岐



藏書四庫

臧盾字軍卿東莞莒人高祖燾宋左光祿大夫祖澹之
左民尚書父未甄博涉文史有才幹少為外兄汝南周
顥所知宋末起家為領軍主簿所奉即齊武帝入齊歷
太尉祭酒尚書主客即建安廬陵二王府記室前軍功
曹史通直郎南徐州中正丹陽尹丞高祖平京邑霸府
建引為驃騎刑獄參軍天監初除後軍諮議中郎南徐
州別駕入拜黃門郎遷右軍安成王長史少府卿出為

新安太守有能名還爲太子中庶子司農卿太尉長史
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服闋除廷尉卿出爲安成
王長史江夏太守卒官盾幼從徵士項刑諸葛璩受五
經通章句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
璩異之歎曰此生重器王佐才也初爲撫軍行參軍遷
尚書中兵郎盾美風姿善舉止每趨奏高祖甚悅焉入
兼中書通事舍人除安右錄事參軍舍人如故盾有孝
性隨父宿直於廷尉母劉氏在宅夜暴亡左手中指忽
痛不得寢及曉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服制未終
父又卒盾居喪五年不出廬戶形骸枯槁家人不復識

鄉人王端以狀聞高祖嘉之收累遣抑鬱服闋除丹陽
尹丞轉中書郎復兼中書舍人遷尚書左丞爲東中郎
武陵王長史行府州國事領會稽邵丞遷除少府卿領
步兵校尉遷御史中丞盾性公彊居憲臺甚稱職中大
通五年二月高祖幸同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衆數萬
人南越所獻馴象忽於衆中狂逸乘輦羽衛及會皆駭
散惟盾與散騎郎裴之禮巖然自若高祖甚嘉焉俄有
詔加散騎常侍未拜又詔曰總一六軍非才勿授御史
中丞新除散騎常侍盾志懷忠密識用詳慎當官平允
處務勤恪必能緝斯戎政可兼領軍常侍如故大同二

年遷中領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爲人敏贍
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甚理天監中吳平侯蕭景居此
職著聲稱至是盾復繼之五年出爲仁威將軍吳郡太
守視事未替以疾陳解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七年
疾愈復爲領軍將軍九年卒時年六十六即日有詔舉
哀贈侍中領軍如故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布各有差謚曰忠子長博字孟弘杜陽內史次子仲博
曲阿令盾弟厥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初爲西中郎行
叅軍尚書主客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正員郎鴻
臚卿舍人如故遷尚書右丞未拜出爲晉安太守郡居
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雖募討捕而寇盜不止厥
下車宣風化凡諸凶黨皆繼負而出居民復業商旅流
通然爲政嚴酷少恩吏民小事必加杖罰百姓謂之滅
獸還除驃騎廬陵王諮議叅軍復兼舍人遷員外散騎
常侍兼司農卿舍人如故大同八年卒官時年四十八
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
救並付厥厥辨斷精詳咸得其理厥卒後有搃登聞鼓
訴者求付清直舍人高祖曰滅厥旣亡此事便無可付
其見知如此子操尚書三公郎

傳岐字景平壯地靈州人也高祖弘化宋太常祖琰齊

世爲山陰令有治能自縣擢爲益州刺史父翽天監中
歷山陰建康令亦有能名官至驃騎諮議岐初爲國子
明經生起家南康王宏常侍遷行參軍兼尚書金部郎
母憂去職居喪盡禮服闋後疾廢久之是時改創壯郊
壇初起岐監知繕築事畢除如新令縣民有因鬪相毆
而死者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
乃移獄於縣岐卽命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卽首服法當
償死曾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使過節一日復獄曹掾
固爭曰古者乃有此於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
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

岐後去縣民無老少皆出境拜送啼號之聲聞於數十
里至都除廷尉正入兼中書通事舍人遷寧遠岳陽王
記室參軍舍人如故出爲建康令以公事免俄復爲舍
人累遷安西中記室鎮南諮議參軍兼舍人如故岐美
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使歲中再至常
遣岐接對焉太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舍人如故在
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豫州刺史貞
陽侯蕭淵明率衆伐彭城兵敗陷魏二年淵明遣使還
述魏人欲更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
高澄此意當復欲繼好不爽前和邊境且得靜寇息民

於事爲便。議者並然之。岐獨曰：高澄既新得志，其勢非弱。何事須和？此必是設間。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今若許澄通好，正是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新復，敗退令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若如愚意，此和宜不可許。朱异等固執。高祖遂從异議。及遣和使侯景，果有此疑。累啓請追使勅，但依違報之。至八月，遂舉兵反。十月，入寇京師。請誅朱异。三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二月，景於闕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其部下。當解圍還鎮，勅許之。乃於城西立盟，求遣宣城王出送。岐固執宣城嫡嗣之重，不宜許。遣石城公大款送之。及與景盟訖，城中文武喜躍，望得解圍。岐獨言於衆曰：賊舉兵爲逆，未遂求和，夷情獸心，必不可信。此和終爲賊所詐也。衆並怨怪之。及景背盟，莫不歎服。尋有詔以岐勤勞，封南豐縣侯，邑五百戶。固辭不受。宮城失守，岐帶疾出圍，卒於宅。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夫舉事者定於謀，故萬舉無遺策。信哉是言也。傅岐識齊氏之僞，和可謂善於謀事。是時若納岐之議，太清禍亂固其不作。申子曰：一言倚天下，靡此之謂乎。

癸丑五月十日百年刻一見

林尚書

列傳第三十七

梁書四十三

韋粲

江子一 弟子四子五

張嶷

沈浚

柳敬禮

韋粲字長倩車騎將軍叔之孫也徐州刺史族之子也
有父風好學壯氣身長八尺容貌湛偉初為雲麾晉安
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遷外兵參軍兼中兵時賴川庾仲
容具郡張率前輩知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遷

萬曆三年刊

卷之三十一

列介三百二十四

鎮雍州隨轉記室兼中兵如故王立爲皇太子粲遷步兵校尉入爲東宮領直丁父憂去職尋起爲招遠將軍復爲領直服闋襲爵永昌縣侯除安西湘東王諮議累遷太子僕左衛率領直並如故粲以舊恩任寄縹緲雖居職屢徙常宿衛頗擅威名誕倨不爲時輩所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中大同十一年遷通直散騎常侍未拜出爲持節督衡州諸軍事安遠將軍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餞新亭執粲手曰與卿不爲久別太清元年粲至州無幾使表解職二年徵爲散騎常侍粲遂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使簡閱

部下得精卒五千馬百匹倍道赴援至豫章奉命報云賊已出橫江粲即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期如此當有別勅豈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勅豈得自安章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直且張聲勢移鎮淪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

以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即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先是安北將軍翻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長子嗣帥江西之衆赴京師，屯於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時之高遣船渡，仲禮與合軍進屯王遊苑。粲建議推仲禮為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耻居其下，乃云柳節下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

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年德已隆，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為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前諸將之議豫州，意所未同，即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再泣曰：「吾荷國恩，榮自應帥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効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謂衆議已從，無俟老夫耳。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乃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粲營，部分衆軍。旦日將

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青塘當石頭中路粲慮
柵壘未立賊必爭之頗以為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
侮直欲以身殉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
曰青塘立柵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就泊之此是
大事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乃使直閣將
軍劉叔胤師助粲帥所部水陸俱進時值昏霧軍人迷
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曉未合景登禪靈寺
門閣望粲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副王長茂勸據柵
待之粲不從令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水軍截
其後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賊乘勝入營左右率粲

避賊粲不動猶此子弟力戰兵死略盡遂見害時年五
十四粲子尼及二弟助警備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
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內太宗聞之流涕曰社
稷所寄惟在常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
世祖平侯景追謚曰忠貞并追贈助警備及尼皆中書
郎昂貪外散騎常侍粲長子斌字君理歷官尚書三公
郎太子洗馬東宮領直侯景至帥兵屯西華門城陷奔
江州收舊部曲據豫章為其部下所害

江字元貞濟陽考城人也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
孫父法戍天監中奉朝請子少好學有志操以家貧

闕養因蔬食終身起家王國侍郎朝請啓求觀書祕閣
高祖許之有勅直華林省其始夫右衛將軍朱異權要
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
稍遷尚書儀曹郎出爲遂昌曲阿令皆著美績除通直
散騎侍郎出爲戎昭將軍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書金
部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竝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
事極言得失高祖甚善之詔尚書詳擇施行焉左民郎
沈炯少府丞顧瑛嘗奏事不允高祖厲色呵責之子四
乃趨前代炯等對言甚激切高祖怒呼縛之子四據地
不受高祖怒亦殆乃釋之猶坐免職及侯景反攻陷歷

陽自橫江將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
副董桃生家在江北因與其黨散走子一乃退還南洲
復收餘衆步道赴京師賊亦尋至子一啓太宗云賊圍
未合猶可出盪若營柵一固無所用武請與其弟子四
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挑賊許之子一乃身先
士卒抽戈獨進群賊夾攻之從者莫敢繼子四子五見
事急相引赴賊並見害詔曰故戎昭將軍通直散騎侍
郎南津校尉江子一前尚書右丞江子四東宮直殿主
帥子五禍故有聞良以矜惻死事加等抑惟舊章可贈
子一給事黃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

景平世祖又追贈十一侍中謚義子子由黃門侍郎謚毅子五中書侍郎謚烈子十一續黃圖及班固九品并辭賦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張嶷字因山鎮北將軍稷之子也少方雅有志操能清言父臨青州為土民所害嶷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州舉秀才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洗馬司徒左西掾中書郎出為永陽內史還除中軍宣城王司馬散騎常侍又出為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中大同元年徵為太府卿俄遷吳興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京城嶷遣第伊率郡兵數千人赴援三年宮城陷御

史中丞沈浚違難東歸嶷往見而謂曰賊臣憑陵社稷危耻正是人臣効命之秋今欲收集兵力保據貴鄉若天道無靈忠節不展雖復及死誠亦無恨浚曰鄙郡雖小仗義拒逆誰敢不從固勸嶷舉義於是收集士卒繕築城壘時邵陵王東奔至錢唐聞之遣板授嶷征東將軍加秩中二千石嶷曰朝廷危迫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嶷曰若早降附當還以郡相處復加爵賞嶷命斬其使仍遣軍主王雄等帥兵於鱸瀆逆擊之破神茂神茂退走侯景聞神茂敗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帥精兵二萬人

助神茂以擊曠曠遣軍主范智朗出郡西拒戰為神茂所敗退歸賊騎乘勝焚柵柵內衆軍皆土崩曠乃釋戎服坐於廳事賊臨之以刃終不為屈乃執曠以送景景刑之於都市子弟同遇害者十餘人時年六十二賊平其祖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子沈浚字叔源吳興武康人祖憲齊散騎常侍齊史有傳浚少博學有才幹歷山陰吳建康令並有能名入為中書郎尚書左丞侯景逼京城遷御史中丞是時外援並至侯景表請求和詔許之既盟景知城內疾疫復懷姦計遲疑不去數日皇太子令浚詣景所景曰即已向熱

非復行時十萬之軍何由可去還欲立効朝廷君可見為申聞浚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尚支百日將軍儲積內盡國家援軍外集十萬之衆將何所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廷邪景橫刃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明公親是人臣舉兵向闕聖主申恩赦過已共結盟口血未乾而有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刃乎不顧而出景曰是真司直也然密銜之及破張曠乃求浚以害之

柳敬禮開府儀同三司慶遠之孫父津太子詹事敬禮與兄仲禮皆少以勇烈知名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

太守侯景渡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據青溪堞
與景頻戰恒先登陷陳甚著威名臺城沒敬禮與仲禮
俱見於景景遣仲禮經略上流留敬禮爲質以爲護軍
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密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
之允拔佩刀便可斫殺敬禮死亦無所恨仲禮壯其言
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計
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共謀襲其城
剋期將發建安侯蕭賁知而告之遂遇害

史臣曰若夫義重於生前典垂誥斯蓋先哲之所貴也
故孟子稱生者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事必不可兼得
寧捨生而取義至如張嶷二三子之徒捐軀殉節赴死
如歸英風勁氣籠罩今古君子知梁代之有忠臣焉

列傳第三十七

梁書四十三

萬曆三年刊

梁書傳三

八

晏述六十五

癸丑五月十日未刻一
世祖

列傳卷第三十八
太宗十一王

梁書四十四

世祖二子

太宗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容生潯
陽王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安陸王大春謝夫人
生瀏陽公大雅張夫人生新興王大莊包昭華生西陽
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褚脩華生建平王大球
陳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大摯自餘諸
子本書不載

潯陽王大心字仁恕幼而聰朗善屬文中大通四年以

萬曆三年刊 梁書卷三十八 一 明存三百七十三

皇孫封當陽公邑一千五百戶大同元年出為使持節都督郢南北司定新五州諸軍事輕車將軍郢州刺史時年十三大宋以其幼恐未達民情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行事纖毫不須措懷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於理衆皆驚服七年徵為侍中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出為雲麾將軍江州刺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大心招集士卒遠近歸之衆至數萬與上流諸軍赴援宮闕三年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封溱陽王邑二千戶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既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

為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仍以為豫章內史侯景數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賊不能進時鄱陽王範率衆棄合肥屯于柵口待援兵總集欲俱進大心聞之遣要範西上以溢城處之廩饋甚厚與勳力共除禍難會莊鐵據豫章及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等將軍擊之鐵敗績又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遊處因稱其人才略從橫且藉將也欲舉大事當資其力若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領嗣請援之範從之乃遣將侯瑱率精甲五千往救鐵夜襲破韋約等營大心聞之大懼於是二藩豐起人心離貳景將任約略地至于溢城大心遣司

馬韋質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既無糧儲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者也大心未決其母陳淑容曰即日聖御年尊儲宮萬福汝久奉違顏色不念拜謁闕庭且吾已老而欲遠涉險路糧儲不給豈謂孝子吾終不行因撫胷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九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少而敏慧年十一遭牛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十一年爲長兼侍中出爲輕車將軍琅邪莒城二郡

太守侯景亂爲使持節宣惠將軍屯新亭俄又徵還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時議者皆勸收外財物擬供賞賜大臨獨曰物乃賞士而牛可犒軍命取牛得千餘頭城內賴以饗士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揚州刺史又除安東將軍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令公穎川庾孟卿等勸大臨走投彪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資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二年秋遇害于郡時年二十五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

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邑一千五百戶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學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十年高祖幸朱方大連與兄大臨並從高祖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各給馬試之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高祖大悅即賜所乘馬及為啓謝詞又甚美高祖佗日謂太宗曰昨見大臨大連風韻可愛足以慰吾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尋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出為使持節輕車將軍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京師大連率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沒援軍散復還揚州三年會稽山賊田頌羣聚黨數萬來攻大連命中兵參軍張彪擊斬之大寶元年封為南郡王邑二千戶景仍遣其將趙伯超劉神茂來討大連設備以待之會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棄城走至信安為賊所獲侯景以為輕車將軍行揚州事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大連既迫寇手恒思逃竄乃與賊約曰軍民之事吾不預焉候我存亡但聽鍾響欲簡與相見因得亡逸賊亦信之事未果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五安陸王大春字仁經少博涉書記天性孝謹體貌瓌偉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公邑一千五百戶拜中書侍郎後為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內寇大春

奔京口隋邵陵王入援戰于鍾山為賊所獲京城既陷
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邑二千戶出為使持節雲麾將
軍東揚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二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大同九年封瀏陽縣公邑一千五
百戶少聰警美姿儀特為高祖所愛太清三年京城陷
賊已乘城大雅猶命左右格戰賊至漸眾乃自縊而下
因發憤感疾薨時年十七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大同九年封高唐縣公邑一千五
百戶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邑二千戶出為使持節都
督南徐州諸軍事宣毅將軍南徐州刺史二年秋遇害

時年十八

西陽王大鈞字仁輔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高祖嘗
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命諷誦音韻清雅高祖因賜王
義之書一卷大寶元年封西陽郡王邑二千戶出為宣
惠將軍用陽尹二年監揚州將軍如故至秋遇害時年
十三

武寧王大威字仁睿美風儀眉目如畫大寶元年封武
寧郡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為信威將軍用陽尹其年秋
遇害時年十三

建平王大球字仁珽大寶元年封建平郡王邑二千戶

性明惠夙成初依景園京城高祖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請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出爲輕車將軍兼石頭戍軍事其年秋遇害時年十一

年十一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幼雄壯有膽氣及京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妹媪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言大寶元年封綏建郡王邑二千戶二年爲寧遠將軍遇害時年十歲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方諸其愍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別有傳夏賢妃生敬皇帝自餘諸子並本書無傳

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母曰徐妃少聰敏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

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葬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茲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有掌握舉手懼觸搖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嫉妬失寵方等意不自安世祖聞之又忌方等方等益懼故述論以申其志焉會高祖欲見諸王長子世祖遣方等入侍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潯水值侯景亂世祖召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

生世祖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京都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宮城陷方等歸荊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世祖始歎其能方等又勸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樓雉相望周回七十餘里世祖觀之甚悅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答垂泣而退世祖忿之因疏其職行勝于大閣方等入見益以自危時河東王爲湘州刺史不受督府之令方等乃乞征之世祖許焉拜爲都督令帥精卒二萬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河東王率軍逆戰方等擊之軍敗遂溺

死時年二十二世祖聞之不以為感後追思其才贈侍
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謚曰忠壯世子并為招魂以哀
之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往
子行於世

貞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子母王夫人幼聰警
博學明老易善談玄風彩清越辭辯鋒生特為世祖所
愛母王氏又有寵及方等收沒世祖謂之曰不有所廢
其何以興因拜為中撫軍以自副又出為郢州刺史鎮
江夏以鮑泉為行事防邊下流時世祖遣徐文盛督眾
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未決方諸恃文盛在近不恤軍

政日與鮑泉蒲酒為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率
輕騎數百從間道襲之屬風雨晦冥子仙至百姓奔告
方諸與鮑泉猶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來始
命閉門賊騎已入城遂陷子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
至蔡洲景遂害之世祖追贈侍中大將軍謚曰貞惠世
史臣曰大宋世祖諸子雖開土宇運屬亂離既拘寇賊
多殞非命吁可嗟矣

列傳第三十八

梁書四十四

癸丑五月十二夜一見

林學士

列傳第三十九

王僧辯

梁書四十五

王僧辯字若才右衛將軍神念之子也以天監中隨父來奔起家為湘東王國左常侍王為丹陽尹轉府行參軍王出守會稽兼中兵參軍事王為荊州仍除中兵在限內時武寧郡反王命僧辯討平之遷貞威將軍武寧太守尋遷振遠將軍廣平太守秩滿還為王府中錄事參軍如故王被徵為護軍僧辯兼府司馬王為江州仍除雲旗將軍司馬守淪城俄監安陸郡無幾而還尋為新蔡太守猶帶司馬將軍如故王除荊州為貞毅將軍

梁書卷三十九

梁書卷三十九

一

林學士四百〇

府諮議參軍事賜食千人代柳仲禮爲竟陵太守改號
雄信將軍屬僚素反王命僧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
糧饋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沒天子蒙塵僧辯與柳仲
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
軍實而厚加綬撫未幾遣僧辯歸于竟陵於是倍道兼
行西就世祖世祖承制以僧辯爲領軍將軍及荆湘疑
貳軍師失律世祖又命僧辯及鮑泉統軍討之分給兵
糧尅日就道時僧辯以竟陵部下猶未盡來意欲待集
然後上頓謂鮑泉曰我與君俱受命南討而軍容若此
計將安之泉曰既稟廟筭驅率驍勇事等沃雪何所多

慮僧辯曰不然君之所言故是文士之常談耳河東少
有武幹兵刃又彊新破軍師卷銳待敵自非精兵一萬
不足以制之我竟陵甲士數經行陣已遣召之不久當
及雖期日有限猶可重申欲與卿共入言之望相佐也
泉曰成敗之舉繫此一行遲速之宜終當仰聽世祖性
嚴忌微聞其言以爲遷延不肯去稍已含怒及僧辯將
入謂泉曰我先發言君可見係泉又許之及見世祖世
祖迎問曰卿已辦乎何日當發僧辯具對如向所言世
祖大怒按劍厲聲曰卿憚行邪因起入內泉震怖失色
竟不敢言須臾遣左右數十人收僧辯既至謂曰卿拒

命不行是欲同賊今唯有死耳僧辯對曰僧辯食祿既深憂責實重今日就戮豈敢懷恨但恨不見老母世祖因斫之中其左髀流血至地僧辯悶絕久之方蘇即送付廷尉并收其子姪並皆繫之會岳陽王軍襲江陵人情搔擾未知其備世祖遣左右往獄問計於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登即赦為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尅長沙世祖乃命僧辯代之數泉以十罪遣舍人羅重歡領齊仗三百人與僧辯俱發既至遣通泉云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甚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俄而重歡齎令書先入僧辯從

齊仗繼進泉方拂席坐而待之僧辯既入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錄卿勿以故意見待因語重歡出令泉即下地錄于牀側僧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為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等俱赴西陽軍次巴陵聞郢州已沒僧辯因據巴陵城世祖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武州刺史杜則並會僧辯于巴陵景既陷郢城兵衆益廣徒黨甚銳將進寇荊州乃使偽儀同丁和統兵五千守江夏大將宋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景悉凶徒水

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拓邏至于隱磯僧
辯悉上江渚米糧並沈公私船於水及賊前鋒次江口
僧辯乃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翌日
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問城內是誰答曰是王領軍賊
曰語王領軍事勢如此何不早降僧辯使人答曰大軍
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
降賊騎既去俄爾又來曰我王已至于領軍何爲不出
與王相見邪僧辯不答頃之又執王珣等至于城下珣
爲書誘說城內衆帥船艦並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岸
沿道廣設鹽屋耀軍城東隴上芟除草莽開八道向城
遣五千免頭肉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殺賊既
多賊乃引退世祖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下援僧
辯是日賊復攻巴陵水步十處鳴鼓吹脣肉薄斫上城
中放木擲火爨礮石殺傷甚多午後賊退乃更起長柵
繞城大列舸艦以樓船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
引牂柯推蝦蟇車填塹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賊又於
艦上豎木桔槔聚茅置火以燒水柵風勢不利自焚而
退既頻戰挫衄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
夜遁旋軍夏首世祖策勲行賞以僧辯爲征東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於是世祖命僧辯

卽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師次郢城步攻魯山魯山城
主支化仁景之騎將也率其黨力戰衆軍大破之化仁
乃降僧辯仍督諸軍渡江攻郢卽入羅城宋子仙蟻聚
金城拒守攻之未尅子仙使其黨時靈護率衆三千開
門出戰僧辯又大破之生擒靈護斬首千級子仙衆退
據倉門帶江阻險衆軍攻之頻戰不尅景旣聞魯山已
沒郢鎮復失羅城乃率餘衆倍道歸建業子仙等困蹙
計無所之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命給船百
艘以老其意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龔率
精勇千人攀堞而上同時鼓譟掩至倉門水軍主宋暹
率樓船暗江四面雲合子仙行戰行走至于白楊浦乃
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卽率諸軍進師九水賊僞儀
同范希榮盧暉略尚據淝城及僧辯軍至希榮等因挾
江州刺史臨城公棄城奔走世祖加僧辯侍中尚書令
征東大將軍給鼓吹一部仍令僧辯且頓江州須衆軍
齊集得時更進頃之世祖命江州衆軍悉同大舉僧辯
乃表皇帝凶問告于江陵仍率大將百餘人連名勸世
祖卽位將欲進軍又重奉表雖未見從並蒙優答事見
元紀僧辯於是發自江州直指建業乃先命南齊州刺
史侯瑱率銳卒輕舸襲南陵鵲頭等戍至卽尅之先是

陳霸先率眾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湓口霸先
倜儻多謀策名蓋僧辯僧辯畏之既至湓口與僧辯會
于白茅洲登壇盟誓霸先爲其文曰賊臣侯景凶羯小
胡逆天無狀構造姦惡違背我恩義破掠我國家毒害
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皇帝靈聖聰明光宅天
下劬勞兆庶亭育萬民如我考妣五十所載哀景以窮
見歸全景將戮之首置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我
高祖於景何薄我百姓於景何怨而景長戟彊弩陵蹙
朝廷鋸牙郊甸殘食含靈剝肝斷趾不厭其快曝骨焚
尸不謂爲酷高祖葬食卑宮春秋九十屈志凝威憤終
賊手大行皇帝溫嚴恭默不守鴻名於景何有復加忍
毒皇枝繼抱已上總功以還窮刀極俎既屠且鱠豈有
率土之濱謂爲王臣食人之禾飲人之水忍聞此痛而
不悼心况臣僧辯臣霸先等荷稱國藩湘東王臣諱泣
血銜哀之寄摩頂至足之恩世受先朝之德身當將帥
之任而不能瀝膽抽腸共誅姦逆雪天地之痛報君父
之仇則不可以稟靈含識戴天履地今日相國至孝玄
感靈武斯發已破賊徒獲其元帥止餘景身尚在京邑
臣僧辯與臣霸先協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豎尊奉
相國嗣膺鴻業以主郊祭前途若有一功獲一賞臣僧

辯等不推己讓物先身即衆則天地宗廟百神之靈共
誅共責臣僧辯臣霸先同心共事不相欺負若有違戾
明神殛之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皆淚下霑襟辭色
慷慨及王師次于南洲賊帥侯千鑿等率步騎萬餘人
於岸挑戰又以鴈舸千艘並載土兩邊悉八十棹棹手
皆越人去來趨襲捷過風電僧辯乃麾細船皆令退縮
悉使人艦夾泊兩岸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衆軍乃
棹大艦截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賊悉赴水僧辯
即督諸軍沿流而下進軍于石頭之斗城作連營以逼
賊賊乃橫嶺上築五城拒守侯景自出與王師大戰於

石頭城北霸先謂僧辯曰醜虜遊魂貫盈已稔逋誅逃
死欲爲一決我衆賊寡宜分其勢即遣彊弩二千張攻
賊西面兩城仍使結陣以當賊僧辯在後麾軍而進復
大破之盧暉略聞景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
之景之退也北走朱方於是景散兵走告僧辯僧辯令
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採柶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
堂等時軍人鹵掠京邑剝剔士庶民爲其執縛者相衣
不免盡驅逼居民以求購贖自石頭至于東城緣淮號
叫之聲震響京邑於是百姓失望僧辯命侯瑱裴之橫
率精甲五千東入討景僧辯收賊黨王偉等二十餘人

送于江陵偽行臺趙伯超自吳松江降于侯瑱瑱時送
至僧辯僧辯謂伯超曰趙公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
日之事將欲何如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坐客
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耳豈識王僧辯社稷既傾爲
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歎功德僧辯
瞿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之威德群帥之用命老夫雖
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於是逆寇悉平京都尅定世祖
卽帝位以僧辯功進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劔二十人
改封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戶侍中尚書令鼓吹並如故
是後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涿口盡

收其軍實李洪雅又自零陵率衆出空靈灘稱助討納
朝廷未達其心深以爲慮乃遣中書舍人羅重歡徵僧
辯上就驃騎將軍宜豐侯循南征僧辯因督杜蒯等衆
軍發于建業師次巴陵詔僧辯爲都督東上諸軍事霸
先爲都督西上諸軍事先時霸先讓都督於僧辯僧辯
不受故世祖分爲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時納等下據
車輪夾岸爲城前斷水勢士卒驍猛皆百戰之餘僧辯
憚之不與輕進於是稍作連城以逼賊賊見不敢交鋒
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命諸軍水步攻之親執旗鼓
以誠進止於是諸軍競出大戰於車輪與驃騎循并力

苦攻陷其二城賊大敗步走歸保長沙驅逼居民入城拒守僧辯追躡乃命築壘圍之悉令諸軍廣建圍柵僧辯出坐壘上而自臨視賊望識僧辯知不設備賊黨吳藏李賢明等乃率銳卒千人開門掩出家楯直進逕趨僧辯時杜崩杜龕並侍左右帶甲衛者止百餘人因下遣人與賊交戰李賢明乘鐵馬從者十騎大呼衝突僧辯尚據胡牀不爲之動於是指揮勇敢遂獲賢明因即斬之賊乃退歸城內初陸納阻兵內逆以王琳爲辭朝廷若殺王琳納等自當降伏于時衆軍並進未之許也而武陵王擁衆上流內外駭懼世祖乃遣琳和解之至是湘州平僧辯旋于江陵因被詔會衆軍西討督舟師二萬輿駕出天居寺餞行俄而武陵收績僧辯自仗江班師于江陵旋鎮建業是月居少時復回江陵齊主高洋遣郭元建率衆二萬大列舟艦於合肥將謀襲建業又遣其大將邢景遠步大汗薩東方老等率衆繼之時陳霸先鎮建康既聞此事馳報江陵世祖即詔僧辯次于姑熟即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率精甲三千人築壘於東關以拒壯寇徵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會瑱於關因與壯軍戰大敗之僧辯率衆軍振旅于建業承聖三年二月甲辰詔曰贊俊遂賢稱于秦典

自上官下聞之漢制所以仰協台曜俯佐弘圖使持節
侍中司徒尚書令都督揚南徐東揚三州諸軍事鎮衛
將軍揚州刺史永寧郡開國公僧辯器宇凝深風格詳
遠行爲士則言表身文學貫九流武該七略頃歲征討
自西徂東師不疲勞民無怨讟王業艱難實兼夷險宜
其燮此中台膺茲上將寄之經野匡我朝猷加大尉車
騎大將軍餘悉如故頃之可母太夫人憂世祖遣侍中
謁者監護喪事策謚曰貞敬太夫人夫人姓魏氏神念
以天監初董率徒衆據東關退保合肥灤湖西因娶以
室生僧辯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

初僧辯下獄夫人流淚徒行將入謝罪世祖不與相見時
貞惠世子有寵於世祖軍國大事多關領焉夫人往詣
閣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並憐之及僧辯免出夫人深
相責勵辭色俱嚴云人之事君惟須忠烈非但保佑當
世亦乃慶流子孫及僧辯尅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恒
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咸共稱之謂爲明哲婦人
也及旣薨殞甚見愍悼且以僧辯勲業隆重故喪禮加
焉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命尚書左僕
射王褒爲其文曰維爾世基武子族懋陽元金相比映
玉德齊溫旣稱女則兼循婦言書圖鏡覽辭章討論教

貽俎豆訓及平原楚發將兵孟軻成德盡忠資敬自家
刑國顯允其儀惟民之則及命師旅既修我戎補茲衮
職奄有龜蒙母由子貴賈爾斯崇嘉命允集寵章既隆
居高能降處貴思卑慶資善始榮兼令終崦嵫既夕兼
葭早秋奔駟難返衝濤詎留背龍門而西顧過夏首而
東浮越三宮之遐岳經三江之派流鬱鬱增嶺浮雲蔽
虧滔滔江漢逝者如斯銘旌故旒宇毀遺碑即虛舟而
設奠想徂魂之有知嗚呼哀哉其年十月西魏相宇文
惠泰遣兵及岳陽王衆合五萬將襲江陵世祖遣主書
李膺徵僧辯於建業爲大都督荊州刺史別敕僧辯云

黑秦背盟忽便舉斧國家猛將多在下流荆陝之衆悉
非勁勇公宜率貔虎星夜就路倍道兼行赴倒懸也僧
辯因命豫州刺史侯瑱等爲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等
爲後軍處分既畢乃謂膺云秦兵驍猛難與爭銳衆軍
若集吾便直指漢江截其後路凡千里饋糧尚有饑色
况賊越數千里者乎此孫臏剋龐涓時也俄而京城陷
沒宮車晏駕及敬帝初即梁主位僧辯預樹立之功承
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
陳霸先參謀討伐時齊主高洋又欲納貞陽侯淵明以
爲梁嗣因與僧辯書曰梁國不造禍難相仍侯景傾蕩

建業武陵變奇巴漢卿志格玄穹精貫白日戮力齊心
芟夷逆醜凡在有情莫不嗟尚况我隣國緝事言前而
西寇承間復相掩襲梁主不能固守江陵殞身宗祏王
師未及便已降敗士民小大皆畢寇虜乃睠南顧憤歎
盈懷卿臣子之情念當鯁裂如聞權立支子號令江陰
年甫十餘極爲冲藐梁豐未已負荷諒難祭則禘君政
由甯氏幹弱枝彊終古所忌朕以天下爲家大道濟物
以梁國淪滅有懷舊好存亡拯墜義在今辰扶危嗣事
非長伊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以年以望堪
保金陵故置爲梁主納於彼國便詔上黨王渙總攝群

將扶送江表雷動風馳助掃寇逆清河王岳前收荆城
軍度安陸既不相及憤惋良深恐及西寇乘流復躡江
左今轉次漢口與陸居士相會卿宜協我良規厲彼群
帥部分舟艦迎接今王鳩勒勁勇并心一力西羌烏合
本非勅寇直是湘東怯弱致此淪胥今者之師何往不
尅善建良圖副朕所望也貞陽承齊遣送將屈壽陽貞
陽前後頻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僧辯不納及貞
陽高渙至于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率衆拒戰敗績僧
辯因遂謀納貞陽仍定君臣之禮啓曰自秦兵寇陝臣
便營赴援纔及下船荆城陷沒即遣劉周入國具表丹

誠左右勲豪初並同契周既多時不還人情疑阻比冊
降中使復遣諸處詢謀物論參差未甚決定始得侯瑱
信示西寇權景宣書令以真跡上呈觀視將帥恣欲同
秦若一朝仰違大國臣不辭灰粉悲梁祚末絕中興伏
願陛下便事濟江仰藉皇齊之威憑陛下至聖之略樹
君以長雪報可期社稷再輝死且非去請押別使曹冲
馳表齊都續啓事以聞伏遲拜奉在促貞陽答曰姜嵩
至枉示具公忠義之懷家國喪亂于今積年三后蒙塵
四海騰沸天命元輔匡收本朝弘濟艱難建武宗祏至
於丘園板築尚想來儀公室皇枝豈不虛遲聞孤還國
理會高懷但近再命行人或不宣具公既詢謀卿士訪
逮藩維公沂往來理淹旬月使乎俯止殊副所期便是
再立我蕭宗重興我梁國億兆黎庶咸蒙此恩社稷宗
祧曾不相愧近軍次東關頻遣信裴之橫處示其可否
答對驕凶殊駭聞矚上黨王陳兵見衛欲叙安危無識
之徒忽然逆戰前旌未舉即自披猖驚悼之情彌以傷
惻上黨王深自矜嗟不傳首級更蒙封樹飾棺厚殯務
從優禮齊朝大德信感神民方仰藉皇威敬憑元宰討
逆賊於咸陽誅叛子於雲夢同心叶力克定邦家覽所
示權景宣書上流諸將本有忠略棄親向讎庶當不爾

防奸定亂終在於公今且頓東關更待來信未知水陸
何處見迎夫建國立君布在方策入盟出質有自來矣
若公之忠節上感蒼旻群帥同謀必匪攜貳則齊師反
旆義不陵江如致爽言誓以無克韜旗側席遲復行人
曹冲奉表齊都即押送也渭橋之下惟遲叙言泚水之
陽預有號懼仲辭又重啓曰負外常侍姜嵩還奉敕伏
具動止大齊仁義之風曲被隣國卹災救難申此大猷
皇家枝戚莫不榮荷江東冠冕俱知憑賴今敢不忘信
信實由衷謹遣臣第七息顯顯所生劉并第于世珍往
彼充質仍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艫舳浮江

俟一龍之渡清宮丹陛候六傳之入萬國傾心同榮晉
文之反三善克宣方流宋昌之議國祚既隆社稷有奉
則群臣竭節報厚施于大齊勩力展愚効忠誠於陛下
今遣吏部尚書王通奉啓以聞仲辭因求以敬帝爲皇
太子貞陽又答曰王尚書通至復枉示知欲遣賢弟世
珍以表誠質具悉憂國之懷復以庭中玉樹掌內明珠
無累胷懷志在匡救豈非劬勞我社稷弘濟我邦家慙
歎之懷用忘興寢晉安王東京貽厥之重西都繼體之
賢嗣守皇家寧非民望但世道喪亂宜立長君以其蒙
孽難可承業成昭之德自古希儔冲質之危何代無此

孤身當否運志不圖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舉
自惟虛薄兢懼已深若建承華本歸皇胄心口相誓惟
擬晉安如或虛言神明所歿覽令所示深遂本懷戢慰
之情無寄言象但公憂勞之重既稟齊恩忠義之情復
及梁貳華夷兆廢豈不懷風宗廟明靈豈不相感正爾
迴旆仍向歷陽所期質累使望來彼衆軍不渡已著盟
書斯則大齊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然諾得原失信
終不爲也惟遲相見使在不賒鄉國非遙觸目號咽僧
辯使送質于鄴貞陽求渡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止
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
僧辯擁楫中流不敢就岸後乃同會于江寧浦貞陽既
踐僞位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悉如
故陳霸先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翻覆與諸將議
因自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于建康於是水軍到
僧辯常處于石頭城是日正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
南門又馳白有兵來僧辯與其子頽遂走出閣左右心
腹尚數十人衆軍悉至僧辯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乞
命拜請霸先因命縱火焚之方共頽下就執霸先曰我
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
委公北門何謂無備爾夜斬之長子顓承聖初歷官至

侍中初僧辯平建業遣霸先守京口都無備防顓屢以爲言僧辯不聽竟及於禍西魏寇江陵世祖遣顓督城內諸軍事荆城陷顓隨王琳入齊爲竟陵郡守齊遣琳鎮壽春將圖江左陳旣平淮南執琳殺之顓聞琳死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絕顓弟頌少有志節恒隨從世祖及荆城陷覆没于西魏

史臣曰自侯景寇逆世祖據有上游以全楚之兵委僧辯將率之任及尅平禍亂功亦著焉在乎策勲當上台之賞敬帝以高祖貽厥之重世祖繼體之尊洎渚宮淪覆理膺寶祚僧辯位當將相義存伊霍乃受脅齊師傍立支庶苟欲行夫忠義我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旣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滅滅悲夫

列傳第三十九

梁書四十五

萬曆二年刊

梁書傳三十九

十六

黃昱五十八

癸丑五月十二日午前一見

林学士

列傳第四十

梁書四十六

胡僧祐

徐文盛

杜 崩

兄洋弟幼安
九子愈

陰子春

胡僧祐字碩果南陽冠軍人少勇決有武幹仕魏至銀
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二年歸國頻之封事而祖器之拜
假節超武將軍文德主帥使戍項城城陷復沒于魏中
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祐又得
還國除南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讀書不解

萬曆二年刊

卷之四十一

一

五頁三百五十五

緝綴然每在公宴必彊賦詩文辭鄙俚多被譏謔僧祐
怡然自若謂已實工矜伐愈甚晚事世祖爲鎮西錄事
參軍侯景亂西沮蠻反世祖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
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大寶二年侯景寇荆陝圍王僧辯
於巴陵世祖乃引僧祐於獄拜爲假節武猛將軍封新
市縣侯令赴援僧祐將發謂其子曰汝可開兩門一門
擬朱一門擬白吉則由朱門凶則由白門吾不捷不歸
也世祖聞而壯之至揚浦景遣其將任約率銳卒五千
據白塔遙以待之僧祐由別路西上約謂畏已而退急
追之及於南安羊口呼僧祐曰吳兒何爲不早降走何
處去僧祐不與之言潛引却至赤砂亭會陸法和至乃
與并軍擊約大破之擒約送于江陵侯景聞之遂遁世
祖以僧祐爲侍中領軍將軍徵還荊州承聖二年進爲
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西魏寇至以僧祐
爲都督城東諸軍事魏軍四面起攻百道齊舉僧祐親
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於賞罰衆皆感之咸爲
致死所向摧殄賊莫敢前俄而中流矢卒時年六十三
世祖聞之馳往臨哭於是內外惶駭城遂陷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世仕魏爲將父慶之天監初
率千餘人自北歸款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衆稍立功

續高祖甚優寵之。大同末，以爲持節督寧州刺史。先是，州在僻遠，所管群蠻不識教義，貪欲財賄，劫篡相尋。前後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風俗遂改。太清二年，聞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世祖嘉之，以爲持節散騎常侍、左衛將軍、督梁南秦沙東益巴北巴六州諸軍事、仁威將軍、秦州刺史，授以東討之略。於是文盛督衆軍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相持。久之，世祖又命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等會之，並受文盛節度。擊任約於貝磯，約大敗，退保西陽。文盛進據蘆洲，又與相持。侯景聞之，乃率大衆西上，援約至西陽。文盛不敢戰，諸將咸曰：「景水軍輕進，又甚饑疲，可因此擊之，必大捷。」文盛不許。文盛妻石氏先在建鄴，至是，景載以還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無戰心。衆咸憤怨。杜幼安、宋遣等乃率所領獨進，與景戰，大破之，獲其舟艦，以歸。會景密遣騎從間道襲陷郢州，軍中兇懼，遂大潰。文盛奔還荊州。世祖仍以爲城北面都督，又聚賊，污甚多。世祖大怒，下令責之，數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既失兵權，私懷怨望。世祖聞之，乃以下獄。時任約被擒，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汝何不早降，令我至此。」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遽。」

得降文盛無以答遂死獄中

杜則京北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之襄陽子孫因家焉祖靈啓齊給事中父懷實少有志節常邀際會高祖義師東下隨南平王偉留鎮襄陽天監中稍立功績官至驍猛將軍梁州刺史大同初魏梁州刺史元羅舉州內附懷實復進督華州值秦州所部武興氏王楊紹反懷實擊破之五年卒於鎮則即懷實第七子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釋褐廬江驃騎府中兵參軍世祖臨荊州仍參幕府後爲新興太守太清二年隨岳陽王來襲荊州世祖以與之有舊密邀之則乃與

兄岸弟幼安兄子龕等夜歸于世祖世祖以爲持節信威將軍武州刺史俄遷宣毅將軍領鎮蠻護軍武陵內史枝江縣侯邑千戶令隨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陵會景來攻數十日不尅而遁加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與賊相持橫嶺及戰景親率精銳左右衝突則從嶺後橫截之景乃大敗東奔晉陵則入據城景平加散騎常侍持節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增邑千戶是月齊將郭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遠於秦郡王僧辯令則赴援陳霸先亦自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霸先令彊弩射元建衆却則

因縱兵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
衆而遁時世祖執王琳於江陵其長史陸納等遂於長
沙反世祖徵勦與王僧辯討之承聖二年及納等戰於
車輪大敗陷其二壘納等走保長沙勦等圍之後納等
降勦又與王僧辯西討武陵王於破口至即破平之於
是旋鎮邁疾卒詔曰勦京兆舊姓元凱苗裔家傳學業
世載忠貞自驅傳江渚政號廉能推轂淺源寔聞清靜
奄致殞喪惻愴于懷可贈車騎將軍加鼓吹一部謚曰
武勦兄弟九人尤嵩岑從岷巖岸及弟幼安並知名
當世

岸字公衡少有武幹好從橫之術太清中與勦同歸
祖世祖以為持節平北將軍北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
邑一千戶岸因請襲襄陽世祖許之岸乃晝夜兼行先
往攻其城不尅岳陽至遂走保其兄巖於南陽巖時為
南陽太守岳陽尋遣攻陷其城岸及巖俱遇害

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太清中與兄勦同歸世祖
世祖以為雲麾將軍西荊州刺史封華容縣侯邑一千
戶令與平南將軍王僧辯討河東王譽於長沙平之又
命率精甲一萬助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
遇景將任約來逆遂與戰大敗之斬其儀同叱羅子通

湘州刺史趙威方等傳首江陵乃進軍大舉因與景相
持別攻武昌拔之景渡蘆洲上流以壓文盛等幼安與
衆軍攻之景大敗盡獲其舟艦會景密遣襲陷郢州執
刺史方諸等以歸人情大駭徐文盛由漢口遁歸衆軍
大敗幼安遂降于景景殺之以其多反覆故也

龔前第二兄岑之子少驍勇善用兵亦太清中與諸父
同歸世祖世祖以爲持節忠武將軍郢州刺史廬縣侯
邑一千戶與叔幼安俱隨王僧辯討河東王平之又隨
僧辯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襲陷郢州西上將
至乃與僧辯等守巴陵以待之景至圍之數旬不尅而

遁遷太府卿安壯將軍督定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加通
直散騎常侍增邑五百戶仍隨僧辯追景至江夏圍其
城景將宋子仙棄城遁龔追至楊浦生擒之大寶三年
衆軍至姑熟景將侯子堅逆戰龔與陳霸先王琳等率
精銳擊之大敗子堅遂至于石頭景親率其黨會戰龔
與衆軍奮擊大破景景遂東奔論功爲最授平東將軍
東揚州刺史益封一千戶承聖二年又與王僧辯討陸
納等於長沙降之又征武陵王於西陵亦平之後江陵
陷齊納貞陽侯以紹梁嗣以龔爲震州刺史吳興太守
又除鎮南將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溧陽

縣侯給鼓吹一部又加散騎常侍鎮東大將軍會陳霸
先襲陷京師執王僧辯殺之龔僧辯之婿也為吳興太
守以霸先既非貴素兵又猥雜在軍府日都不以霸先
經心及為本郡每以法繩其宗門無所縱捨霸先銜之
切齒及僧辯敗龔乃據吳興以距之遣軍副杜秦攻陳
禧於長城反為禧所敗霸先乃遣將周文育討龔龔令
從弟北叟出距又為文育所破走義興霸先親率眾圍
之會齊將柳達摩等襲京師霸先恐遂還與齊人連和
龔聞齊兵還乃降遂遇害

陰平春字幼文武成姑臧人也晉義熙末曾祖襲隨宋

高祖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與高祖隣居少相友
善嘗入高祖卧内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高祖手曰公
後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者其在君乎高
祖曰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高祖每有求索如外府
焉及高祖踐阼官至梁秦二州刺史子春天監初起家
宣惠將軍西陽太守普通中累遷至明威將軍南梁州
刺史又遷信威將軍都督梁秦華三州諸軍事梁秦二
州刺史太清二年討峽中叛蠻平之徵為左衛將軍又
遷侍中屬侯景亂世祖令子春隨領軍將軍王僧辯攻
邵陵王於郢州平之又與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

至貝磯與景遇于春力戰恒冠諸軍頻敗景值郢州陷
沒軍遂退敗大寶二年卒於江陵孫顯少知名釋褐奉
朝請歷尚書金部郎後入周撰瓊林二十卷
史臣曰胡僧祐勇幹有聞舉旗破敵者數矣及捐軀狗
節殞身王事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徐文盛始立功績
不能終其成名為不義也杜蒯識機變之理知向背之
宜加以身屢典軍頻殄寇逆勲庸顯著卒為中興功臣
義狀

癸丑正月十二日午刻一見

林學士

列傳第四十

梁書四十六

列傳第四十一

梁書四十七

孝行

滕曇恭

沈崇係

荀匠

庾黔婁

吉玠

甄恬

韓懷明

劉曇淨

萬曆二年刊

具科二百三

何炯

庾沙彌

江杯

劉霽

褚脩

謝蘭

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此生民之為大有國之所先歟高祖創業開基飭躬化俗澆弊之風以革孝治之術斯者每發絲綸遂加旌表而淳和比屋罕要詭俗之譽潛晦成風俯列踰群之迹彰於視聽蓋無幾焉今採綴以備

遺逸云爾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值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曇恭拜謝因捧瓜還以薦其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動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著絮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

僧度引曇恭為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度在郡號為命主天監元年陸地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喪未及葬而隣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土以身蔽火隣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絕累日方蘇宣城宛陵有女子與母同床寢母為猛獸所搏女號叫拏獸獸毛盡落行十數里獸乃棄之女抱母還猶有氣經時乃絕太守蕭琛賈焉表言其狀有詔旌其門閭

沈崇係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係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備書以養母焉齊建武

初起家為奉朝請永元末遷司徒行參軍天監初為前軍翻陽王參軍事三年太守柳惔辟為主簿崇係從惔到郡還迎其母母卒崇係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絕氣尤弟謂之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非全孝之道也崇係之瘞所不避雨雪倚墳哀慟每夜恒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窆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治服三年久食麥屑不敢鹽酢坐卧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其至孝高祖聞即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下詔曰前軍沈崇係少有

志行居喪踰禮齋制不終未得大葬自以行乞淹年衰
典多闕方欲以求慕之晨更爲再替之始雖即情可矜
禮有明斷可便令除釋擢補太子洗馬旌彼門閭敦茲
風教崇儻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苦自
陳讓經年乃得爲求寧令自以祿不及養怛恨愈甚哀
思不自堪至縣卒時年三十九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也晉太保瑒九世孫祖瓊年十五
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義
爲元凶追兵所殺贈負外散騎侍郎父法超齊中興末
爲安復令卒於官凶問至匠號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

乃蘇既而奔喪於宿江渚商旅皆不忍聞其哭聲服未
闋尤妻起家爲鬱林太守征徧賊爲流矢所中死於陣
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既至
家貧不得時葬君父憂并死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
髮後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
眦皆爛形體枯頹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
言高祖詔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擢爲豫章王國左常
侍匠雖即吉毀頽逾甚外祖孫謙誠之曰主上以孝治
天下汝行過古人故發明詔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
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於是乃拜竟

以毀卒於家時年二十一

庾黔婁字千貞新野人也父易司徒主簿徵不至有高
名黔婁少好學多講誦孝經未嘗失色於人南陽高士
劉虬宗測並歎異之起家本州主簿遷平西行參軍出
為緇令治有異績先是縣境多獸暴黔婁至獸皆渡往
臨沮界當時以為仁化所感齊永元初除尋陵令到縣
未旬易在家遘疾黔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
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
但嘗糞甜苦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逾憂
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

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

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和帝即位將起之鎮軍

蕭穎胄手書敦譬黔婁固辭服闕除西臺尚書儀曹郎

梁臺建鄧元起為益州刺史表黔婁為府長史巴西梓

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

佐惟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眾厲聲曰長史何獨

爾為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

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殮攜

持喪柩歸鄉里遂為尚書金部郎遷中軍表記室參軍

東宮建以本官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

子殷鈞中舍人到洛國子博士明山賓等遞日爲太子
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荊州大中正卒時年四十六
吉玢字產霄馮翊蓮勺人也世居襄陽玢幼有孝性年
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天
監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玢年十
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
清白耻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玢乃搥登聞鼓
乞代父命高祖異之敕廷尉卿察法度曰吉玢請死贖
父義誠可嘉但其幼童未必自能造意卿可嚴加脅誘
取其款實法度受敕還寺盛陳徽纆備列官司厲色問

玢曰爾求代父死救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
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可
具列答若有悔異亦相聽許玢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
死可畏憚顧諸弟稚藐唯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
視息所以內斷曾臆上十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
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
回貳法度知玢至心有在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
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
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玢對
曰凡鯢鮪螻蟻尚惜其生况在人斯豈願蕃粉但囚父

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什冀延父命今瞋目引領以
聽大戮情殫意極無言復對玃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
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玃弗聽曰
玃求代父死死罪之囚唯宜增益豈可減乎竟不脫械
法度具以奏聞高祖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
尉故事并請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之選玃曰異哉
王尹何量玃之薄乎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玃有覲
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置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
十七應辟為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晷月風化大
行自雍還至郢湘州刺史柳悅復召為主簿後鄉人裴

俊丹陽尹永城盾揚州中正張仄連名薦玃以為孝行
純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初玃以父陷罪因成悖
疾後因發而卒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祖欽之長寧令
父標之州從事恬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
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問其母恨生不
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其父也時以
為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烏
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雀栖
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曰朕虛已欽賢寤

寐盈想詔彼群岳務盡搜揚恬既孝行殊異聲著邦壤
敦風厲俗弘益茲多牧守騰聞義同親覽可旌表室閭
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軍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年十歲母患屍疰每發輒
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
中有人語曰童子母須臾未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豁
然平復鄉里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贈助
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磨俱師事南陽劉虬虬嘗一日
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其故虬家人答云是外祖亡
日時虬母亦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

曰韓生無虞丘之恨矣家貧常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
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一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
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
家禽焉服釋乃去既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改天監初
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劉曇淨字元光彭城高人也祖元真淮南太守居郡得
罪父蕙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曇淨篤
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淨奔喪
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毀瘠成
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蕙妻舉以應孝行

高祖用爲海寧令。曇淨以兄未爲縣，因以讓兄。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殮，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廬於瘞所，晝夜哭泣，不絕聲。哀感行路，未及朞而卒。

何炯，字士光，廬江灑人也。父博，太中大夫。炯年十五，從兄胤受業。一暮並通五經章句。炯自贊美容貌，從兄求點，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弘治，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日，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胤謂曰：「求點皆已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

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上府行參軍、尚書兵庫部二曹郎，出爲永康令。以和理稱，遷爲仁威。薛康王限內記室，遷治書侍御史。以父疾，經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枕土藉地，腰虛脚腫，竟以毀卒。

庾沙彌，潁陰人也。晉司空冰六世孫。父佩，玉輔國長史。長沙內史宋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沙彌。時始生，年五歲，所生母爲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爲？」既長，終身布衣蔬食。起家臨川王國左常侍，遷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

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鍼灸輒以身先試之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終喪不解衰經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墓在新林因有旅松百餘株自生墳側族兄都官尚書誄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高祖召見嘉之以補敕令遷除輕車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蓋孝感所致服闋除信威刑獄參軍兼丹陽郡

累遷寧遠錄事參軍轉司馬出為長城令

卒

江紉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也父青光祿大夫紉幼有孝

性年十三父患眼紉侍疾將暮日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紉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舊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為寺乞賜嘉名敕答云純臣孝子徃徃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為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為南州名為迎主簿紉性靜好老莊玄言尤善佛義不

樂進仕及父卒，紆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卒。
劉霽字士烜，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
工員郎。霽年九歲，能誦左氏傳，宗黨咸異之。十四居父
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家貧，與第杳，敵相篤勵學。既長，
博涉多通。天監中，起家奉朝請，稍遷宣惠晉安王府參
軍，兼限內記室。出補西昌相，人為尚書主客侍郎。未朞，
除海鹽令。霽前後宰二邑，並以和理著稱。還為建康正
非所好，頃之以疾免。尋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
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至萬遍。夜
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筭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為申
延，後六十餘日乃亡。」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
鬚。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霽思慕不已。服未終
而卒。時年五十二。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第杳在文
士傳，敵在處士傳。

褚脩，吳郡錢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為當時最。天監中，
歷官五經博士，脩少傳父業，兼通孝經論語，善尺牘，頗
解文章。初為湘東王國侍郎，稍遷輕車湘東府行參軍，
並兼國子助教。武陵王為揚州，引為宣惠參軍。限內記
室，脩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
不入口二十三日，氣絕復蘇，每號慟嘔血，遂以毀卒。

謝蘭字希如陳郡陽夏人也晉太保安八世孫父經中郎諮議參軍蘭五歲母父母未飯乳媪欲令蘭先飯蘭曰既不覺饑彊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之曰蘭稍授以經史過日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光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後吏部尚書蕭子顯表其至行擢為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林館蘭獻頌高祖嘉之因有詔使製北兗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令製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太清元年遷散騎侍郎兼散騎常侍使

於魏會侯景舉地入隋境上交兵蘭母慮不得還感氣卒及蘭還入境爾夕夢不祥旦便投劾馳歸既至號慟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親友慮其不全相對悲慟彊勸以飲粥蘭初勉彊受之終不能進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時年三十八蘭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

史臣曰孔子稱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故制喪紀為之節文高柴仲由伏膺聖教曾參閉損虔恭孝道或水漿不入口泣血終年豈不知創鉅痛深蓼莪慕切所謂先王制禮賢者俯就至如止吳終於毀滅若劉曇淨何炯江蘇謝蘭者亦二子之志歟

孔奩

盧廣

沈峻 太史叔明

孔子祛

皇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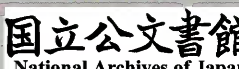
洪氏承秦燔書大弘儒訓太學生徒動以萬數郡國黌舍悉皆克滿學於山澤者至或就為列肆其盛也如是漢末喪亂其道遂衰魏正始以後仍尚玄虛之學為儒者蓋寡時有顯摯虞之徒雖刪定新禮改官職未能易俗移風自是中原橫潰衣冠殄盡江左草創日不暇給

以迄于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及十年蓋取文具廢之多歷世祀其弃也忽諸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三德六藝其廢久矣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詔求碩學治五禮定六律改斗歷正權衡天監四年詔曰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朕日昃罷朝思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疇獎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於是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

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爲吏十數月間懷經負笈者雲會京師又選遣學生如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曰建國君臣在教爲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以鎔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啓庠敷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於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始就業焉高祖親屈與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謙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其伏

曼容何佟之范縝有舊名於世爲時儒者嚴栢之賀瑒等首膺茲選今並綴爲儒林傳云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曾祖涓晉著作郎父胤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容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侗儻好大言帝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帝恒以方術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遷司徒參軍袁粲爲丹陽尹請爲江寧令入拜尚書外兵郎昇明末爲輔國長史南海太守齊初



爲通直散騎侍郎承明初爲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
衛將軍王儉深相交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
撰喪服義既成又欲與之定禮樂會儉薨遷中書侍郎
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爲武昌太守建武中入拜中散大
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聽
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
以曼容舊儒召拜司馬出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
時年八十二爲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暉
在良吏傳

何休之字士威廬江灑人豫州刺史暉六世孫也祖劭
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休之少好三禮師
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二百篇略皆上口
時太尉王儉爲時儒宗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爲
總明館學士頻遷司徒車騎參軍事尚書祠部郎齊建
武中爲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領丹陽邑中正時
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京邑碩儒唯休之而
已休之明習事數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名重
於世歷步兵校尉國子博士尋遷驃騎諮議參軍轉司
馬永元末京師兵亂休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中
興初拜驃騎將軍高祖踐阼尊重儒術以休之爲尚書

左丞是時百度草創修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天監二
年卒官年五十五高祖甚悼惜將贈之官故事左丞無
贈官者特詔贈黃門侍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義百
許篇子朝隱朝晦

范縝字子真南鄉舞陰人也晉安北將軍汪六世孫祖
璩之中書郎父濛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
聞沛國劉瓛聚衆講說始往從之卓越不群而勤學瓛
甚竒之親爲之冠在瓛門下積年去來歸家恒苦僑布
衣徒行於路瓛門多車馬買游縝在其門聊無耻愧既
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所宜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

所安唯與外弟蕭琛相善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起家
齊寧蠻主簿累遷尚書殿中郎永明年中與魏氏和親
歲通聘好特簡才學之士以爲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琛
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隣國于時
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建武中遷領軍長史
出爲宜都太守母憂去職歸居于南州義軍至縝墨經
來迎高祖與縝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城平以
縝爲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視事四年徵爲
尚書左丞縝去還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
縝仕齊時與亮同臺爲郎舊相友至是亮被擯弃在家

續自迎王師志在權軸既而所懷未滿亦常怏怏故私
相親結以矯時云後竟坐亮徙廣州語在亮傳初續在
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續盛稱無佛
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
續荅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
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溷
糞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
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續退論
其理著神滅論曰或問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荅曰
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
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荅曰形者
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
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荅
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荅曰神之
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
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
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
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
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

有二邪。荅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為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為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荅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荅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荅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荅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

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荅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為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荅曰：如因榮木變為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為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絲體變為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荅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為枯木，以榮即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

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愛死形，綿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歛而生者，必歛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歛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歛有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為一，為異？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為知，深則為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

總為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為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答曰：是也。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為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邪？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自有本，不假寄於他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

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劬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革群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湯智革形同其故何耶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

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真極理無有二而止且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至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騏驕盜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為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彊死者衆不皆為鬼彭生伯

有何獨能然乍爲人豈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
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
其義云何荅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
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
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荅曰浮屠害政桑門蠹
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
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
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主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
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
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已又

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
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餅鉢家家弃其親
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
於幢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
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
化忽焉自有悅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
各安其性小人甘其醜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
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
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此
論出朝野誼譚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績在南累年

追還京既至以爲中書郎國子博士卒官文集十卷子
胥字長才傳父學起家太學博士胥有口辯大同中常
兼主客郎對接北使遷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侍宣城
王讀出爲鄱陽內史卒於郡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祖欽宋通直散騎常侍
植之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治
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
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後得風冷疾乃止齊末
明中始起家爲廬陵王國侍郎遷廣漢王國右常侍王
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殮徒跣送喪墓所

爲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建武中遷貞外郎散騎常
侍尋爲康樂侯相在縣清白民吏稱之天監二年板後
軍騎兵參軍事高祖詔求通儒治五禮有司奏植之治
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
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植之講五館生必至
聽者千餘人六年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七年
卒於館時年五十二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俸妻子困
乏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得成喪焉植之性仁
慈好陰德雖在閤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植
之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爲營醫藥六日而死植

之爲棺殮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嘗緣柵塘行見患人
卧塘側植之下車問其故云姓黃氏家本荊州爲人傭
賃疾既危篤船主將發弃之于岸植之心惻然載還治
之經年而黃氏差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
遺以資糧遣之其義行多如此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
九卷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也祖道力善三禮仕宋爲尚
書三公郎建康令瑒少傳家業齊時沛國劉瓛爲會稽
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
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爲儒者宗瓛還薦之爲國子生

舉明經揚州祭酒俄兼國子助教歷奉朝請太學博士
太常丞遭母憂去職天監初復爲太常丞有司舉治賓
禮召見說禮義高祖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初
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爲皇太子定禮撰五經
義瑒悉禮舊事時高祖方制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
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九年遇疾遣醫藥省
問卒于館時年五十九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議
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生
徒常百數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華字文明少
通三禮及長徧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起家晉安王國

侍郎兼太學博士侍湘東王讀敕於永福省爲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稍遷湘東王府行參軍轉尚書儀曹郎尋除秣陵令遷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初於府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前後再監南平郡爲民吏所德尋加貞威將軍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性至孝常恨貪祿代耕不及養在荊州歷爲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恩大同六年卒官時年六十二弟季亦明三禮歷官尚書祠部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書黃門郎

兼著作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溫人晉驃騎將軍譙烈王承七世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端齊奉朝請筠孤貧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彊力專精深爲瓛所器異既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齊建武中起家奉朝請遷王府行參軍天監初爲本州治中除暨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七年安成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季荊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薨京邑喪祭無主舍人周捨議曰負產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

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按父之祥禫，子並受弔。今二至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爲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諸子宜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緇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高祖因是救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筠議宋

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禮，依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按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高祖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

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
慈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
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
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
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
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
保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
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此言
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
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

禮實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
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
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
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
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
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
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
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
則無所不包經傳互文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
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

是筍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為父妾所養服之
五月貴賤並同以為永制累遷王府諮議權知左丞事
尋除尚書左丞出為始興內史卒官子壽傳父業明三
禮大同中歷官尚書祠部郎出為曲阿令

卞華字昭丘濟陰宛句人也晉驃騎將軍忠貞公壹六
世孫父倫之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
生通周易既長徧治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
業友善起家齊豫章王國侍郎累遷奉朝請征西行參
軍天監初遷臨川王參軍事兼國子助教轉安成王功
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
理為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通焉遷尚
書儀曹郎出為吳令卒

崔靈思清河武城人也少篤學從師徧通五經尤精三
禮三傳先在北仕為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國高祖
以其儒術擢拜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
博士靈思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
解經析理甚有精致京師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奭尤
好其學靈思先習左傳服解不為江東所行及改說杜
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
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

行焉。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其
該通義例。當時莫及。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
蓋不合於渾。論渾不合於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為一焉。
出為長沙內史。還除國子博士。講衆尤盛。出為明威將
軍。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
四十卷。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
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孔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
論語。講說並數十。徧生徒亦數百人。歷官國子助教。三
為五經博士。遷尚書祠部郎。出為海鹽山陰二縣令。食

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太清亂卒於家。子俶。玄顏。涉
文學。官至太學博士。食兄子元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卒。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諶之後
也。諶沒死。冉閔之亂。晉中原舊族。諶有後焉。廣少明經
有儒術。天監中。歸國。初拜員外散騎侍郎。出為始安太
守。坐事免。頃之。起為折衝將軍。配千兵。北伐。還拜步兵
校尉。兼國子博士。徧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
思。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廣言論清雅
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尋遷員外散
騎常侍。博士如故。出為信武。桂陽。嗣王長史。尋陽太守。

又爲武陵王長史太守如故卒官

沈峻字士高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聽寐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麟士卒後乃出都徧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初爲王國中尉稍遷侍郎並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五經博士庾季遠須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凡聖賢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群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齊經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詳此書比日時聞講肆

群儒劉焯沈宏沈能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第謂宜即用此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絕業傳於學者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出爲華容令遷除員外散騎侍郎復兼五經博士時中書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啓峻及孔子祛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武康令卒官子文阿傳父業尤明左氏傳太清中自國子助教爲五經博士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也

少善莊老兼治孝經禮記其三玄尤精解當世冠絕每
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歷官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
學及出為江州撫叔明之鎮王遷到州又隨府所至輒
講授江外人士皆傳其學焉大同十三年卒時年七十
三

孔子祛會稽山陰人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
隨投閑則誦讀勤告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初
為長沙嗣王侍郎兼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徧聽者常
數百人中書舍人賀瑛受敕撰梁官啓子祛為西省學
士助撰錄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久之兼主客郎舍人

學士如故累遷湘東王國侍郎常侍負外散騎侍郎又
雲麾廬江公記室參軍轉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遷步兵
校尉舍人如故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
祛檢閱群書以為義證事竟敕子祛與右衛朱异左丞
賀琛於士林館遞日執經累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
中大同元年卒官時年五十一子祛凡著尚書義二十
卷集注尚書三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
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也青州刺史皇家九世孫侃少好學師事
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起家兼

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
書成奏上詔付祕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講禮記義高祖
善之拜負外散騎侍郎兼助教如故性至孝常日限誦
孝經二十徧以擬觀世首經丁母憂解職還鄉里平西
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侃既至因感心疾大同十一
年卒於夏首時年五十八所撰論語義十卷與禮記義
並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叔孫通講論馬上桓榮精力凶
荒既逢平定自致光寵若夫崔伏何嚴互有焉曼容終
之講道於齊季不為時改質瑒嚴植之之徒遭梁之崇
儒重道咸至高官稽古之力諸子各盡之矣范縝墨經
傲倖不遂其志宜哉

列傳第四十二

梁書四十八

癸丑五月望晚一見

林學士

列傳第四十三

梁書四十九

文學士

劉洸

丘遲

劉苞

袁峻

庾於陵弟肩吾

劉昭

何遜

鍾嶸

萬曆三年月

梁書卷四十九

伊字二百十一

周興嗣

吳均

昔司馬遷班固書並為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漢廷大
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為賈鄒枚路傳亦取其能
文傳焉范氏後漢書有文苑傳所載之人其詳已甚然
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
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
往今來未之能易南祖聰明文思光宅區寓旁求儒雅
招採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群臣賦
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

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竝以文采妙絕當時至若
彭城劉沈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
文德通讌壽光皆後來之選也約淹昉僧孺率別以功
迹論今綴到沈等文兼學者至太清中人為文學傳云
到沈字茂淫彭城武原人也曾祖彥之宋將軍父攜齊
五兵尚書沈幼聰敏五歲時為於屏風抄古詩沈請教
讀一遍便能諷誦無所遺失既長勤學善屬文五篆隸
美風神容止可悅齊建武中起家後軍法曹參軍天監
初遷征虜主簿南祖初臨天下收拔賢俊甚愛其才東
宮建以為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

者待詔其中使校定墳史詔沈通籍焉時高祖譙華元
殿命群臣賦詩獨詔沈為二百字一刻使成沈於坐立
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散騎省優策文三
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或人才高妙者為侍郎以沈為
殿中曹侍郎沈從父兄沈洽並有才名時皆相代為殿
中當世榮之四年遷太子中舍人沈為人不自伐不論
人長短樂安任助南鄉范雲皆友善其年遷丹陽尹丞
以疾不能處職事遷北中郎諮議參軍五年卒官年三
十高祖甚傷惜焉詔賜錢二萬布三十四匹所著詩賦百
餘篇

丘遲字希範吳興烏程人也父靈勳有才名仕齊官至
太中大夫遲八歲便屬文靈勳常謂氣骨似我黃門郎
謝超宗徵士何點竝見而異之及長州辟從事舉秀才
除太學博士遷大司馬行參軍遭父憂去職服闋除西
中郎參軍累遷殿中郎以母憂去職服除復為殿中郎
遷車騎錄事參軍高祖平京邑霸府開引為驃騎主簿
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高祖踐祚拜
散騎侍郎俄遷中書侍郎領吳興邑中正待詔文德殿
時高祖著連珠詔群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天監
三年出為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為有司所糾高祖愛

其才寢其奏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伐遲為諮議
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距遲以書喻之
伯之遂降還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七年卒官時
年四十五所著詩賦行於世

劉苞字孝嘗彭城人也祖融宋司空父愷齊太子中庶
子苞四歲而父終及年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世叔父
俊繪等竝顯貴苞母謂其畏憚怒之苞對曰早孤不及
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欲悲無有佗意因而啟歎
母亦慟甚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沒悉瘞焉苞年十
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未幾而皆畢繪常歎

服之少好學能屬文起家為司徒法曹行參軍不就天
監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仍遷王中軍功曹
累遷尚書庫部侍郎州陽尹丞太子太傅丞尚書殿中
侍郎南徐州治中以公事免久之為太子洗馬掌書記
侍講壽光殿自高祖即位引後進文學之士苞及從兄
孝綽從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從弟沈吳郡陸倕張率
竝以文藻見知多預讌坐雖仕進有前後其賞賜不殊
天監十年卒時年三十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
喪事務從儉率苞居官有能名性和而直與人交面折
其罪退稱其美情無所隱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表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峻
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
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訥言語工文辭義師剋
京邑鄱陽王恢東鎮破岡峻隨王知管記事天監初鄱
陽國建以峻為侍郎從鎮京口王遷郢州兼都曹參軍
高祖雅好辭賦時獻文於南闕者相望焉其藻麗可觀
或見賞擢六年峻乃擬楊雄官箴奏之高祖嘉焉賜束
帛除員外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為
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辭多不載

庾於陵字子介散騎常侍於陵之弟也七歲能言玄理

既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為荊州召為主簿
使與謝朓宋史抄撰群書子隆代還又以為送故主簿
子隆尋為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有至者唯於陵與史
獨留經理喪事始安王暹先為撫軍引為行參軍兼記
室末元末除東陽遂安令為民吏所稱天監初為建康
獄平遷尚書工部郎待詔文德殿出為湘州別駕遷驃
騎錄事參軍兼中書通事舍人俄領南郡邑中正拜太
子洗馬舍人如故舊事東宮官屬通為清選洗馬掌文
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
捨竝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

萬曆三年刊
吳廷四書

為美俄遷散騎侍郎改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書黃門
侍郎舍人中正竝如故出為宣毅晉安王長史廣陵太
守行府州事以公事免復起為通直郎尋除鴻臚卿復
領荊州大中正卒官時年四十八文集十卷弟肩吾
肩吾字子慎八歲能賦詩特為兄於陵所友愛初為晉
安王國常侍仍遷王宣惠府行參軍自是每王徙鎮肩
吾常隨府歷王府中郎雲麾參軍竝兼記室參軍中大
通三年王為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
錄事參軍俄以本官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錄事諮議
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時

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
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
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
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
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時太子與湘東
王書論之曰吾輩亦無所遊賞正事披閱性既好文時
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
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為闡緩玄冬脩夜思
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
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

梁書傳四十三
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
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拮據但以當
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
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
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弃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
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
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
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
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
裴亦質不宜慕故曾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

肉於仁獸逞卻克於卍單入鮑志臭効尤致禍決羽謝
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
銑反爲拙目所嘆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
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敷量文質有異巧
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邳而知退章甫
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
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搔襞甚矣哉文之橫
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眺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
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
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

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吾子建一其商摧辯茲
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黃有
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等自恥譬斯表紹畏見子將同彼
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太清中侯景寇陷
京都及太宗即位以肩吾爲度支尚書時上流諸蕃竝
據州拒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
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
幾卒文集行於世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祖伯龍
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竝往弔慰官至

少府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記室昭幼清警七歲通老
莊義既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稱賞天監初起家
奉朝請累遷征北行參軍尚書倉部郎尋除無錫令歷
爲軍惠豫章王中軍臨川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
書注于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以注范
曄書世稱博悉遷通直郎出爲剡令卒官集注後漢一
百八十卷幼童傳十卷文集十卷子緝字言明亦好學
通三禮大同中爲尚書祠部郎尋去職不復仕緝弟緩
字含度少知名歷官安西湘東王記室時西府盛集文
學緩居其首除通直郎俄遷鎮南湘東王中錄事復隨

府江州卒

何遜字仲言東海剡人也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祖翼
貞外郎父詢齊太尉中兵參軍遜八歲能賦詩弱冠州
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
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
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亦
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
為名流所稱如此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中衛建安王
水曹行參軍兼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及遷江
州遜猶掌書記還為安西安成王參軍事兼尚書水部

郎母憂去職服闋除仁威廬陵王記室復隨府江州未
幾卒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為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
竝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
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時有會稽虞騫工為五言
詩名與遜相埒官至王國侍郎其後又有會稽孔翁歸
濟陽江遜竝為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歸亦工為詩
遜博學有思理更注論語孝經二人竝有文集

鍾嶸字仲偉穎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
中軍參軍嶸與兄岷弟嶼竝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
為國子生明周易衛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舉本州

秀才起家王國侍郎遷撫軍行參軍出爲安國令永元
末除司徒行參軍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日不暇給爰乃
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勲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
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駢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旣
纓組尚爲臧獲之事職唯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
紊茲焉莫甚臣愚謂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
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僥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
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僞楚應在綏附正宜嚴斷
祿力絕其妨正直乞虎號而已謹竭愚忠不恤衆口敕
付尚書行之遷中軍臨川王行參軍衡陽王元簡出守

會稽引爲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
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命嶸作瑞室頌
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選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嶸嘗品古
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爲詩評其序曰氣之動物物之
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欲以照燭三才輝麗萬有
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
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夙矣夏歌曰鬱陶
乎予心楚謠云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
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詩眇邈人代難
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唱也自王揚枚

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訖班婕妤將
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
二百載中唯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致降及建安曹公
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
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
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訖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
陸兩潘一左敦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
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
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皆平
典似道德論建安之風盡矣先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

創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
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初有謝靈
運才高辭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
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
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此皆五言
之冠冕文辭之命世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
多得每苦文煩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
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遣
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
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

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辭蹟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霜闥淚盡又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

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辭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裁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於是庸音雜體各爲家法至於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視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弃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嶠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汎朱紫相奪誼譁競起淮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

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
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
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同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
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
已爲稱首况八紘旣掩風靡雲蒸抱玉者連肩握珠者
踵武固以睨漢魏而弗顧吞晉宋於曾中諒非農歌轅
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遊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頃之卒官岢字長岳官至府參軍建康平著良史傳十
卷嶼字季望永嘉郡丞天監十五年敕學士撰徧略嶼
亦預焉兄弟竝有文集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漢太子太傅璉後也高祖疑
晉征西府參軍宜都太守興嗣世居姑熟年十三遊學
京師積十餘載遂博通記傳善屬文嘗步自姑熟投宿
逆旅夜有人謂之曰子才學邁世初常見識貴臣卒被
知英主言終不測所之齊隆昌中侍中謝朓爲吳興太
守唯與興嗣談文史而已及罷郡還因大相稱薦本州
舉秀才除桂陽郡丞太守王嶸素相賞好禮之甚厚高
祖革命興嗣奏休平賦其文甚美高祖嘉之拜安成王
國侍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僂馬詔興嗣與待詔到
沈張率爲賦高祖以興嗣爲工擢負外散騎侍郎進直

文德壽光省是時高祖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
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自是
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
爲文每奏高祖輒稱善加賜金帛九年除新安郡丞秩
滿復爲員外散騎侍郎佐撰國史十二年遷給事中撰
史如故興嗣兩手先患風疽是年又染癘疾左目盲高
祖撫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手䟽治疽方以賜
之其見惜如此任昉又愛其才常言曰周興嗣若無疾
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四年除臨川郡丞十七年復爲
給事中直西省左衛率周捨奉敕注高祖所製歷代賦

啟興嗣助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
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
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天監初柳惲爲吳興召補
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數之
謂爲吳均體建安王偉爲揚州引兼記室掌文翰王遷
江州補國侍郎兼府城局選除奉朝請先是均表求撰
齊春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
遴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
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

唯列傳未就普通元年卒時年五十二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先是有廣陵高爽濟陽江洪會稽虞騫竝工屬文爽齊永明中贈衛軍王儉詩為儉所賞及領丹陽尹舉爽郡孝廉天監初歷官中軍臨川王參軍出為晉陽令坐事繫治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獲免頃之卒洪為建陽令坐事死騫官至王國侍郎竝有文集

卷五十五月望之夜

林字

三

梁書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四

梁書五十一

文學下

劉峻

劉沼

謝幾卿

劉勰

王籍

何思澄

劉杳

謝徵

萬曆二年刊

梁書卷五十一

一

易去一百四十五

臧嚴

伏挺

庾仲容

陸雲公

任孝恭

顏協

劉峻字孝標平原平原人父珽宋始興內史峻生暮月
母攜還鄉里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歲為人所略
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實愍峻以求帛贖之教以書學魏
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桑乾峻好學家貧寄人廡

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換其髮既
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
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
崔慰祖謂之書淫時竟陵王子良博招學士峻因人求
為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用為南海王
侍郎不就至明帝時蕭遙欣為豫州為府刑獄禮遇甚
厚遙欣尋卒父之不調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
典校祕書峻兄孝慶時為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
載禁物為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好峻學及遷荊州
引為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抄錄事類名曰類苑未及

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
文甚美。高祖招文學之士，有高才多被引進，擢以不次。
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高祖頗嫌之，故不任用。峻
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曰：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
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預聞斯議，歸
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大目，因言其
畧。云：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髦傑。豈
日者卜祝之流，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
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
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闕紛綸，

莫知其辯，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褐冠甕牖，必
以玄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說說讓詐，異端
俱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
本。嘗試言之曰：夫通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
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
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
亭毒之心，死之豈度。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
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
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
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

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
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勳之代浩浩襄陵天
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躡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
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
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
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
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於高雲故通鳳起摧迅翮於
風次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代有沛國劉瓛瓛弟
璉並一時之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
誘服膺儒行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岷玉亭亭高竦不雜

風塵皆毓德於衡門竝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
位不登於執戟相繼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
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
莫用俟草木以共凋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
谷湮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皂隸容
彭之與殤子犂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
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
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
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紛糾循環倚伏非可以
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

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衆譬天
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惑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
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竒響視彭韓之豹
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
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余請陳其
梗槩夫靡顏臙理哆嚙顛頰形之異也朝秀辰終龜鶴
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固知三
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
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族之相
撫鏡知其將用壓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

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則淚汗於後葉若
謂驅貔獸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符冥之情未
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
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
若雷電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
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
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負石之璜不能無考
故事伯死於縣長長卿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
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
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

豕淄原見萊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流死霜露其為詬恥
豈雀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
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
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
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
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
使渾沌搏杙踵武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巖石之下
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
心宴安鳩毒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雖大風立
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其狼戾曾何足踰自金行不

競天地版蕩左帶沸唇乘間電發遂獲濫洛傾五都居
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
其區寓種落繁熾充物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
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
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理亂焉禍福焉此十者
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
禹心異朱均才結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
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
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悖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
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

存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
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善惡無微未洽斯義且于公高
門以待封嚴毋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
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
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極或立
教以進庸惰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
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
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析雨哇
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穢未甚東陵
之酷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

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故善人為善
焉有息哉夫食稻梁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
竒儻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修
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
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
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柰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
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憾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
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訕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
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
之凡再反峻竝為申析以荅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

峻乃爲書以序之曰劉侯既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
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
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悲其音微未沫而其人
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雖隙
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
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
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但懸劍
空壘有恨如何其論文多不載峻又嘗爲自序其略曰
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
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

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
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
亦令家道輒軻此三同也敬通常更始之世手握兵符
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懽此一異也敬通有一
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末無血胤此二異也敬
通督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
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
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知魂魄一
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爲叙遺之好事云峻
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二年卒時年六十門

人謚曰玄靖先生

劉泓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代祖興晉驃騎將軍泓幼善屬文既長博學仕齊起家奉朝請冠軍行參軍天監初拜後軍臨川王記室參軍林陵令卒

謝幾卿陳郡陽夏人曾祖靈運宋臨川內史父超宗齊黃門郎并有重名於前代幾卿幼清辯當世號曰神童後超宗坐事徙越州路出新亭渚幾卿不忍辭訣遂投赴江流左右馳救得不沈溺及居父憂哀毀過禮服闋召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祭酒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隨事

辨對辭無滯者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為不死矣既長好學博涉有文采起家豫章王國常侍累遷車騎法曹行參軍相國祭酒出為寧國令入補尚書殿中郎太尉晉安王主簿天監初除征虜鄱陽王記室尚書三公 郎尋為治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為此職者世謂為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徙為散騎侍郎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

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禪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噉
為有司糾奏坐免官尋起為國子博士俄除河東太守
秩未滿陳疾解尋除太子率更令遷鎮衛南平王長史
普通六年詔遣領軍將軍西昌侯蕭深藻督眾軍北伐
幾卿啟求行擢為軍師長史加威戎將軍軍至涇陽退
敗幾卿坐免官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文好者載酒從
之賓客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竝
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既醉則執鐸挽歌不屑
物議湘東王在荆鎮與書慰勉之幾卿答曰下官自奉
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立仰尋惠渥陪奉

遊宴淶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岵蘭香兼御羽觴競
集側聽餘論沐浴玄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
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服心勝以不覺春日為
遙更謂修夜為促嘉會難常搏雲易遠言念如昨忽焉
素秋恩光不遺善謔遠降因事罷歸豈云栖匪商官
理就一廛田家作苦實符清誨本乏金羈之飾無假玉璧
為資徒以老使形跡疾令心阻沈滯牀篔彌歷七旬夢
幻俄頃憂傷在念竟知無益思自祛遣尋理滌意即以
任命為膏酥擘鏡照形翻以支離代萱樹故得仰慕徽
猷永言前哲鬼谷深栖接輿高舉遜名屠肆發迹關市

其人緬邈餘流可想若令亡者有知寧不縈悲玄壤恨
隔芳塵如其逝者可作必當昭被光景懽同遊豫使夫
一介老圃得選虛心末席去日已踈來侍未辱連劔飛
鳧擬非其類懷私茂德竊用涕零幾卿雖不持檢操然
於家門篤睦兄才卿早卒其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
及藻成立歷清官公府祭酒主簿皆幾卿獎訓之力也
世以此稱之幾卿未及序用病卒文集行於世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
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
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

之今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天監初起家奉朝請中軍
臨川王宏引兼記室遷車騎倉曹參軍出爲太末令政
有清績除仁威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
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
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
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初勰撰文心雕
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其序曰夫文心者言
爲文之用心也昔消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
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纏成體豈取騷奭羣言雕龍也
夫宇宙緜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

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木
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
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
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
禮噐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
難見也迺小子之奇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
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
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
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
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

詭飾羽尚畫文繡擊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
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
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
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
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
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
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踈略陸賦巧而碎
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
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徃徃間出竝未能振葉以尋根
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

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
亦云極矣若乃論文叙筆則困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
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
矣至於割情析表籠圈條貫摘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
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怡悵於知音耿介於程
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
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叙一文
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
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
人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

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摩
肌分理唯務折衷案繼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
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銚管何能矩矱
茫茫往代旣沈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旣成未爲時
流所稱總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
達乃負其書候約出于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
取讀太重之謂爲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然總爲文長
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總製文有勅與慧
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啓求出家先燔鬚髮
以自誓勅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暮而卒文集

行於世

王籍字文海琅邪臨沂人祖遠宋光祿勳父僧祐齊驍
騎將軍籍七歲能屬文及長好學博涉有才氣樂安任
昉見而稱之嘗於沈約坐賦詠得燭甚為約賞齊末為
冠軍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天監初除安成王主簿尚
書三公郎廷尉正歷餘姚錢唐令竝以放免久之除輕
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
嘗遊之或累月不反至若邪溪賦詩其略云蟬噪林逾
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為文外獨絕還為大司馬從事
中郎遷中散大夫尤不得志遂徙行市道不擇交遊湘

東王為荊州引為安西府諮議參軍帶作塘令不理縣
事日飲酒人有訟者鞭而遣之少時卒文集行於世子
碧亦有文才先籍卒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郟人父敬叔齊征東錄事參軍餘
杭令思澄少勤學工文辭起家為南康王侍郎累遷安
成王左常侍兼太學博士平南安成王行參軍兼記室
隨府江州為遊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為弗
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傅昭
常請思澄製釋奠詩辭又典麗除廷尉正天監十五年
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徧略勉舉思澄等

五人以應選遷治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稍輕天監
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
事糾彈官印綬在前故也久之遷秣陵令入兼東宮通
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兼舍人如故時徐勉
周捨以才具當朝並好思澄學常遞日招致之昭明太
子薨出為黟縣令遷除宣惠武陵王中錄事參軍卒官
時年五十四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
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
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已也子朗
明早有才思工清言周捨亦與其談服其精理嘗

為敗冢賦擬莊周馬槌其文甚丑世人語曰人中爽爽
何子朗歷官員外散騎侍郎出為固山令卒時年二十
四文集行於世

劉杳字士深平原平原人也祖乘人宋冀州刺史父懷
愨齊東陽太守有清績在齊書良政傳杳年數歲徵士
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實千里之駒十三丁父憂
每哭哀感行路天監初為太學博士宣惠豫章王行參
軍杳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
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為
畫鳳皇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

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
頃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
牛形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此二樽
形亦為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為然
約又云何承天纂文竒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
此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
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尋
檢一如杳言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齋杳為贊二首并以
所撰文章呈約約即命工書人題其贊于壁仍報杳書
曰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懼多與事奪日暮塗殫

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閑遠微懷清曠結宇東郊匪云止
息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遊居之地休理所述
之美望慕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
妍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
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輒當置之閣上坐卧嗟覽
別卷諸篇並為名製又山寺既為警策贈賢從時復高
竒解頤愈疾義兼乎此遲比叙會更共中析其為約所
賞如此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榼酒而作榼字昉問杳
此字是不杳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若昉又曰酒有干
日醉當是虛言杳云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

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云：出
揚无鳳所撰置郡事。无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云：
三重五品商溪探里，時即檢揚記言，皆不差。王僧孺被
敕撰譜，訪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世表
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留儒歎曰：可
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杳尚書官著紫荷囊，相傳云：挈
囊竟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傳曰：持橐籥筆，事老武皇
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竝云：橐籥也。近臣籥筆以待顧
問，范岫撰字書音訓，又訪杳焉。其博識彊記，皆此類也。
尋佐用捨撰國史，出為臨津令，有善績，秩蒲縣人三百。

餘人詣闕請留，敕許焉。杳以疾陳解，遂除雲麾晉安王
府參軍詹事，徐勉、阮佃、杳及顧協等五人入華林，撰徧略
書成，以本官兼廷尉正。又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
孺見之，歎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普通元年，復除建康
正遷尚書駕部郎，數月徙署儀曹郎。僕射勉以臺閣文
議，專委杳焉。出為餘姚令，在縣清潔，人有饋遺，一無所
受。湘東王發教，褒稱之。遂除宣惠湘東王記室參軍。母
憂去職，服闋復為王府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大通元
年，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謂杳曰：酒非卿
所好，而為酒厨之職，政為不愧古人耳。俄有敕代裴子

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子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停
者敕特留杳焉仍注太子祖歸賦稱為博悉僕射何敬
容奏轉杳王府諮議高祖曰劉杳須先經中書仍除中
書侍郎尋為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兼舍人知著作如
故遷為尚書左丞大同二年卒官時年五十杳治身清
儉無所嗜好為性不自伐不論人短長及覩釋氏經教
常行慈忍天監十七年自居母憂便長斷腥羶持齋蔬
食及臨終遺命歛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墓隨得一
地容枵而已不得設靈筵祭醮其子遵行之杳自少至
長多所著述撰要推五卷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

卷東宮新舊記三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並行於世
謝徵字玄度陳郡陽夏人高祖景仁朱尚書左僕射祖
稚宋司徒主簿父璩少與從叔朏俱知名齊竟陵王子
良開西邸招文學璩亦預焉隆昌中為明帝驃騎諮議
參軍領記室遷中書郎晉安內史高祖平京邑為霸府
諮議梁臺黃門郎天監初累遷司農卿祕書監左民尚
書明威將軍東陽太守高祖用為侍中固辭年老求金
紫未序會疾卒徵幼聰慧璩異之常謂親從曰此兒非
常器所憂者壽若天假其年吾無恨矣既長美風采好
學善屬文初為安西安成王法曹遷尚書金部三公二

曹郎豫章王記室兼中書舍人遷除平北諮議參軍兼
鴻臚卿舍人如故徵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
善子野嘗爲寒夜直宿賦以贈徵徵爲感友賦以酬之
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高祖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
限三刻成徵二刻便就其辭甚美高祖再覽焉又爲臨
汝侯淵猷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中大通元年以父喪
去職續又丁母憂詔起爲貞威將軍還攝本任服闋除
尚書左丞三年昭明太子薨高祖立晉安王諱爲皇太
子將出詔唯召尚書左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休源
及徵三人與議徵時年位尚輕而任遇已重四年累遷

中書郎鴻臚卿舍人如故六年出爲北中郎豫章王長
史南蘭陵太守大同二年卒官時年三十七友人琅邪
王籍集其文爲二十卷

臧嚴字彥威東莞菑首人也曾祖壽宋左光祿祖凝齊尚
書右丞父稜後軍參軍嚴幼有孝性姑父憂以毀聞孤
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於手初爲安成王侍郎轉常侍
從叔未甄爲江夏郡攝嚴之官於塗作屯遊賦任昉見
而稱之又作七算辭亦富麗性孤介於人間未嘗造請
僕射徐勉欲識之嚴終不詣遷冠軍行參軍侍湘東王
讀累遷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室嚴於學多所諳記

尤精漢書諷誦略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書日以試之
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遂無遺失其
博洽如此王遷荊州隨府轉西中郎安西錄事參軍歷
監義陽武寧郡累任皆蠻左前郡守常選武人以兵鎮
之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羣蠻悅服遂絕寇盜王入
爲石頭戍軍事除安右錄事王遷江州爲鎮南諮議參
軍卒官文集十卷

伏挺字士標父暉爲豫章內史在良吏傳挺幼敏寤七
歲通孝經論語及長有才思好屬文爲五言詩善効謝
康樂體父友人樂安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日下無

雙齊未州舉秀才對策爲當時第一高祖義師至挺迎
謁於新林高祖見之甚悅謂曰顏子引爲征東行參軍
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宅居在潮溝於宅講
論語聽者傾朝遷建康正俄以劾免久之入爲尚書儀
曹郎遷西中郎記室參軍累爲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
於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
素多與交遊故不能久事隱靖時僕射徐勉以疾假還
宅挺致書以觀其意曰昔士德懷顧戀興數日輔嗣思
友情勞一旬故知深心所係貴賤一也况復恩隆世親
義重知己道庇生人德弘覆蓋而朝野懸隔山川邈殊

雖咳唾時沾而顏色不覲東山之歎豈云旋復西風可
懷孰能無思加以靜居廊處禩影莫酬秋風四起園林
易色涼野寂寞寒蟲吟叫懷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
託時因吟詠動輒盈篇揚生沈鬱且猶覆盎惠子五車
彌多踏駁一日聊呈小文不期過賞遠逮隆渥累牘無
翰紙縟字磨誦復無已徒恨許與過當有傷準的昔十
建不欲妄讚陳琳恐見嗤哂後代今之過奢餘論將不
有累清談挺竄迹草萊事絕聞見藉以謳謠得之輿牧
仰承有事砭石仍成簡通娛腸悅耳稍從損洛宴處榮
觀務在滌除綺羅絲竹二列頓遣方丈負案三柘僅存

故以道變區中情冲域外操彼絃誦責茲觀損追留侯
之却粒念韓卿之辭榮倦想東都屬懷南岳鑽仰來貺
有符下風雖云幸甚然則未喻雖復帝道康寧走馬行
却由庚得所寅亮有歸悠悠之人展氏猶且攘袂浩浩
白水審叟方欲褰裳是知君子拯物義非徇已思與赤
松子遊誰其克遂願驅之仁壽綏此多福雖則不言四
時行矣然後黔首有庇薦紳靡奪白駒不在空谷屠羊
豫蒙其養豈不休哉豈不休哉昔杜真自閉深室郎宗
絕迹幽野難矣誠非所希井井高潔相如慢世尚復遊
涉權門雍容鄉邑常謂此道爲泰每竊慕之方念擁篲

延思以陳侍者請至農隙無待邀求挺誠好屬文不會
今世不能促節局步以應流俗事等昌菹諺彼偏嗜是
用不羞固陋無憚龍門昔敬通之賞景卿孟公之知仲
蔚止乎通人猶稱盛美况在時宗彌爲未易近以蒲稟
勿用箋素多闕聊効東方獻書丞相須得善寫更請潤
訶儻逢子侯比復削牘勉報曰復覽來書累牘兼翰事
苞出處言兼語默事義周悉意致深遠發函伸紙倍增
憤歎卿雄州擢秀弱冠升朝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眸
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朗若魯國之名駒邁雲中之白
鶴及占顯邑試吏愆壤將有武城弦歌桐鄉諒詠豈與

卓魯斷斷同年而語邪方常見賞良能有加寵授飾茲
簪帶寘彼周行而欲遠慕卷舒用懷愚智既知益之爲
累爰悟蒲則辭多高蹈風塵良所欽挹况以金商戒飾
素秋御序蕭條林野無人相樂假卧墳籍遊浪儒玄物
我兼忘寵辱誰滯誠乃歡羨用有殊同今逃聽傍求興
懷寤宿白駒空谷幽人引領貧賤爲耻鳥獸難羣故當
捐此薜蘿出從鸞鷟無事隱顯不亦休哉吾智乏佐時
才慙濟世稟承朝則不敢荒寧力弱途遙愧心非一天
下有道堯人何事得因疲病念從閑逸若使車書混合
尉候無警作樂制禮紀石封山然後乃返服衡門實爲

多幸但夙有風欬邁茲虛眩瘠類士安羸同長孺簿領
沈廢臺閣未理娛耳爛腸因事而息非關欲追松子遠
慕留侯若乃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職擬非倫匹良覺
辭費覽復循環爽焉如失清塵獨遠白雲飄蕩依然何
極猥降書札示之文翰覽復成誦流連縹紙昔仲宣才
敏藉中郎而表譽正平穎悟賴北海以騰聲望古料今
吾有慙德儻成卷帙力爲稱首無令獨耀隨掌空使辭
人扼腕式問願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其懸榻輕苦
魚網別當以薦城闕之歎曷日無懷所送萱蘇書不盡
意挺後遂出仕尋除南臺治書因事納賄當被推劾挺

懼罪遂變服爲道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會
邵陵王爲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因此
還俗復隨王遷鎮郢州徵入爲京尹挺留夏首久之還
京師太清中客遊吳興吳郡侯景亂中卒著邈說十卷
文集二十卷子知命先隨挺事邵陵王掌書記亂中王
於郢州奔敗知命仍下投侯景常以其父宦途不至深
怨朝廷遂盡心事景襲郢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
文也及景篡位爲中書舍人專任權寵勢傾內外景敗
被執送江陵於獄中幽死挺弟播亦有才名先爲邵陵
王所引歷爲記室中記室參軍

庾仲容字仲容潁川陽陵人也晉司空冰六代孫祖徽
之宋御史中丞父潁齊邵陵王記室仲容幼孤爲叔父
冰所養既長杜絕人事專精篤學晝夜手不輟卷初爲
安西法曹行參軍冰時已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冰子
晏嬰爲宮僚冰垂晉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
忝迴用之勉許焉因轉仲容爲太子舍人遷安成王主
簿時平原劉孝標亦爲府佐竝以彊學爲王所禮接遷
晉安功曹史歷爲永康錢唐武康令治縣竝無異績多
被劾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嘗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
特降餞宴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吳子朝歌縣未若樊林

舉置酒臨華殿時輩榮之遷安西武陵王諮議參軍除
尚書左丞坐推糾不直免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
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
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復持檢
操久之復爲諮議參軍出爲黟縣令及太清亂客遊會
稽遇疾卒時年七十四仲容抄諸子書三十卷衆家地
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竝行於世

陸雲公字子龍吳郡人也祖閑州別駕父先寧遠長史
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從祖雋
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既長好

學有才思州舉秀才累遷宣惠武陵王平西湘東王行
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
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於高祖召
兼尚書儀曹郎頃之即真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
郎事俄除著作郎累遷中書黃門郎竝掌著作雲公善
奕棊常夜侍御坐武冠觸燭火高祖笑謂曰燭燒卿貂
高祖將用雲公為侍中故以此言戲之也是時天淵池
新製鱖魚舟形濶而短高祖暇日常汎此舟在朝唯引
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溉右衛朱異雲公時年位尚
輕亦預焉其恩遇如此太清元年卒時年三十七高祖

悼惜之手詔曰給事黃門侍郎掌著作陸雲公風尚優
敏後進之秀奄然殞謝良以惻然可尅日舉哀賻錢五
萬布四十匹張纘時為湘州與雲公叔襄兄晏子書曰
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殞折非唯貴門喪寶實有
識同悲痛惋傷惜不能已已賢兄子賢弟神情早著標
令弱年經目所覩殆無再閱懷橘抱柰稟自天情倦坐
列薪非因外獎學以聚之則一箸能立問以辯之則師
心獨寤始踰弱歲辭藝通洽升降多士秀也詩流見與
齒過肩隨禮殊拜絕懷抱相得忘其年義朝遊夕宴一
載于斯翫古披文終晨訖暮平生知舊零落稍盡老夫

記意其數幾何至若此生寧可多過賞心樂事所寄伊
人弟遷職瀟湘維舟洛汭將離之際彌見情款次帝
郊亟淹信宿徘徊握手忍分岐路行役數年羈病侵迫
識慮惛恍久絕人世憑几口授素無其功翰動若飛彌
有多愧京洛遊故咸成雲雨唯有此生音塵數嗣形迹
之外不為遠近隔情襟素之中豈以風霜改節客遊半
紀志切首丘日望東歸更敦昔款如何此別永成異世
揮袂之初人誰自保但恐衰謝無復前期不謂華齡方
春掩質埋王之恨撫事多情想引進之情懷抱素篤友
于之至兼深家寶奄有此恤當何可言臨白增悲言以
無次雲公從兄才子亦有才名歷官中書郎宣成王友
太子中庶子廷尉卿先雲公卒才子雲公文集並行於
世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臨淮人也曾祖農夫宋南豫州刺
史孝恭幼孤事母以孝聞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崎嶇
從人假借每讀一遍諷誦略無所遺外祖丘宅與高祖
有舊高祖聞其有才學召入西省撰史初為奉朝請進
直壽光省為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勅遣製建
陵寺刹下銘又啟撰高祖集序文竝富麗自是專掌公
家筆翰孝恭為文敏速受詔立成不留意每奏高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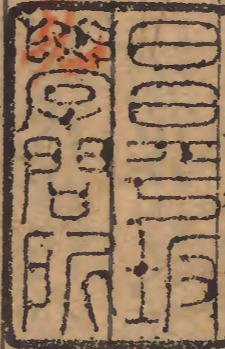
輒稱善。累賜金帛。老恭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時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大清二年。侯景寇逼。老恭啟募兵。隸蕭正德屯南岸。及賊至。正德舉衆入賊。老恭還赴臺。臺門已閉。因奔入東府。尋爲賊所攻城陷。見害文集行於世。

顏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也。七代祖舍。晉侍中。國子祭酒。西平靖侯。父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之鎮荊州也。以見遠爲錄事參軍。及即位於江陵。以爲治書侍御。俄兼中丞。高祖受禪。見遠乃不食。發憤數日而卒。高

祖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也。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見稱。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釋褐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記室。世祖出鎮荊州。轉正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爲二協。舅陳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伯叔之禮。議者重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恒辭徵辟。遊於蕃府而已。大同五年卒。時年四十二。世祖甚歎惜之。爲懷舊詩以傷之。其一章曰。弘都多雅度。信乃含賓實。鴻漸殊未昇。上才淹下秩。協所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遇火湮滅。有二子之儀之推。

竝早知名之推承聖中仕至正貞郎中書舍人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文帝稱古之文人鮮能以名節
自全何哉夫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懷抱易邈等夷必興
矜露大則凌慢侯王小則傲蔑朋黨速忌離訖啟自此
作若夫屈賈之流斥桓馮之擯放豈獨一世哉蓋恃才
之禍也群士值文明之運摘豔藻之辭無鬱抑之虞不
遭向時之患美矣劉氏之論命之徒也命也者聖人罕
言歟就而必之非經意也

癸丑五月十六日午前



林學古

列傳第四十四文學下

梁書五十

